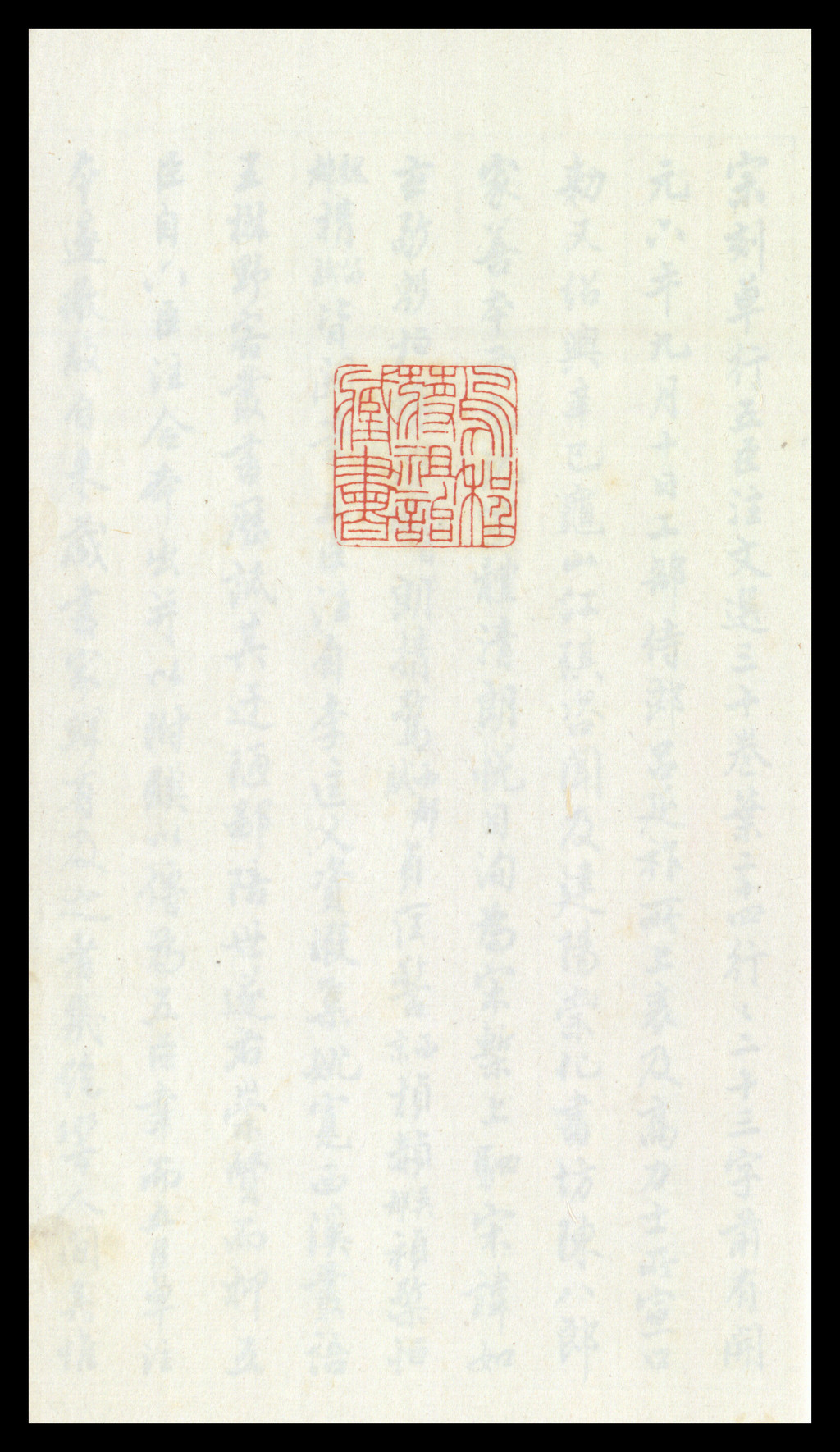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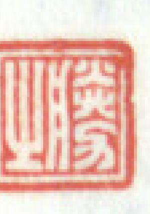
宋刻單行五臣注文選三十卷葉二十四行々二十三字前有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呂延祚所上表及高力士所宣口勅又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聞及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家善本兩木記字體清朗悅目洵為宋槧上駟宋諱如玄敬殷桓讓徵（見目錄）朗構驚（西都賦）貞匡警（西京）楨赬（吳都）禎檠恒（魏都）構（留賦）皆闕筆五臣注自李注又資暇集姚寬西溪叢語王楙野客叢書歷詆其迂陋鄙陪世遂右崇賢而抑五臣自六臣注合本出并以附驥以傳為五臣幸而五臣單注本遂微故自來藏書家鮮有及之者幾絕響人間矣雖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之謂為不失蕭統之舊四庫提要亦謂未見此本然則流傳之少僅僅有此誠希世祕籍也原為汲古閣物有毛奏叔收藏諸印印文極精後歸傳是樓有徐健菴諸印原裝楠木匣面刻傳是樓藏書字樣匣已毀敗不適用光緒癸卯得諸蔣香生家辛亥之變百物蕩於獨行篋所攜宋元槧舊鈔本數種不廿同羅劫灰致古人心傳之籍自我而斬而倉卒又無術以自全因商諸李鉅庭大令名鳳高別字擬翁夏口人為趙孫之託茫茫塵劫事閱八年矣己未三月鉅庭於千里外訪余

滬寓屢雨重逢藏書無恙為之距躍三百噫八年避地
千里還書此豈流俗人之所為耶還書一癖古人不免
其賢於古人又何如耶鉅庭為鄂中名宿博雅好古樸
實無華在贛時一官蹭蹬未嘗挂懷自公退食輒以披
讀異書為樂而又尚義守信如此求之古人亦不多見況
世衰道微之今日耶嗚呼僅矣人與書俱僅矣不禁讚
歎懽喜而為之記己未三月既望烟緣老人挑鐙書
書內紅筆痕籍不出宋人之手凡宋諱獲名如懸序
樹署西郡完東郡貞廓西京構穀勖慎東京莞南郡旭頊紈吳郡丸

雕（魏郡）熿（甘泉）炯（藉田）敦向（魯靈光）等字皆有紅圍當為寧宗時人讀本往客鄂垣義寧李文石觀察（葆洵）見之瞿然曰宋刻宋印而又宋讀真人間奇書也為之嘆賞不置





憶十年前栩緣丈曾命余作千里還書圖為夏口李鉅庭大令也壬申五月讀此書識吾墨緣吳湖帆

進集注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刋書啓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輙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嘗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閲翫未已吟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遺詞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折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

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
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
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頴曜嵓居自脩相與
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
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
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
其利博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撤蒙爛然
見景載謂激俗誠維便人伏惟
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
猷有彰　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
進謹於
朝堂拜表以

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
罪謹言
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上表
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勅曰朕近留心此書
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說意義畧看數卷卿
此書甚好賜絹及綵一百段即宜領取

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新文選之行尚矣
轉相摹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
滋多所謂久則弊也琪 謹將監本與
古本參校攷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
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

便可槩見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聞

建陽崇化書坊
陳八郎宅善本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銑曰梁姓蕭氏梁典云武帝子名統字德施謚曰昭明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 銑曰式用也眇遠也覿見也言用視太初遠見玄風 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 濟曰茹如蘊也言上古巢居穴處飲食血肉緼藉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 逮乎伏羲氏之王 去聲 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也由從也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書籍生焉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翰曰天文日月星辰時變失常人文禮樂典籍化成謂化下使成理 文之時義遠矣哉 翰曰美文功也 若夫椎 直追 輪為大輅 音路 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 昨能 微增冰之凜 力錦 何哉 向曰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寧安質樸增厚積深曾則微無凜冷也言玉輅因椎輪生增冰由積水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言何故如斯哉蓋自設疑周以發後詞 蓋踵

（音腫）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向曰：踵，繼也。厲，嚴也。物謂輅氷也。言因時變改，漸加華厲，不可備知。）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銑曰：嘗，暫也。暫試論之。六義者，謂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各隨作者之志名也。）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良曰：言今之述作者，詩賦殊體，不同古詩隨志立名者也。謂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荀宋表之於前，（濟曰：荀卿、宋玉，為文章之首也。）賈馬繼之於末。（翰曰：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向曰：降，下也。言荀宋已下，文章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濟曰：張衡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託憑虛亡是以述邑居；揚雄作羽獵、長楊賦以戒畋獵。）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銑曰：言紀事詠其流既廣，不可盡載於此也。）又楚人屈

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銑曰言屈原秉節忠諒思慮深遠屢進逆耳時君不能從諫如流遂遭放湘水之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音素 向曰耿介忠烈也壹鬱憂思也靡無也言無所申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良曰原既放逐懷石將自沈於水故作懷沙賦以見志初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也）騷人之文自茲而作（銑曰原於是著離騷離別也騷愁也）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形見也凡作詩者言其志也情發於內必見於言）關雎（七余）麟趾（音止）正始之道著桑間濮（音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濟曰表出也關雎麟趾詩之篇名也明正理也桑間濮上之音淫樂出於亡國風雅謂諷政事粲然踰明白）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入）矣（翰曰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二帝之中故稱中葉言文章漸殊於古退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也降將謂李陵降匈奴

與蘇武別梁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也是區分也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
互興分鑣彼嬌並驅丘遇反取聲也向曰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執一
體互有興作亦猶鑣轡雖異馳騖乃同鑣轡排沫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
成功向曰游揚揄揚也謂揚其德業讚其功成也吉甫有穆音目若之談季
子有至矣之歎銑曰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歎曰至矣哉此亦作頌之
體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亦又若此良曰舒布猶張
設也如彼謂吉甫也總成謂總括而成也若此謂今之詞頌也次則箴音針興於補闕戒出
於弼匡翰曰箴所以攻疾防患亦猶金石之針以療疾也戒警言弼輔匡正言可以補闕輔正論去則析
先激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良曰析分也謂論之體哉論則分別精微銘則述其功美
使可稱名也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濟曰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
之若有德者後世圖畫其形為文以讚美也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
列向曰詔者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宜誥者告也告諭令曉教者效也言上為下效令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表者思於內

以表於外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言志也書誓符檄胡激之品弔祭悲哀之作
銑曰書者如也序言如意曰書諸侯約信曰誓符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檄者皦也喻彼令皦然明白弔問也祭祀也悲蓋
傷痛之文也哀愛念也愛念之辭荅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濟曰荅客東方
朔荅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篇辭引以進序碑碣誌
狀濟曰篇猶偏也偏述一章之事辭猶思也寄辭以遣思序舒也舒其物理碑披也披戴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碑類誌記其年代
狀摹其德行衆制鋒起源流閒去出良曰鋒起閒出皆衆多也譬陶匏蒲包
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音甫黻甫勿不同俱爲悅目之翫向曰
譬喻也陶壎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耳目之翫不殊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音緘撫餘閑居多假日銑曰余昭明自謂監監國撫撫軍也歷觀文囿
泛覽辭林未甞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向曰歷觀泛覽言徧
涉文章之林囿心遊目想謂慕之深也晷日影言日昃不知其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
更平七代數去逾千祀翰曰姬周姓也眇焉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自周至梁也逾越也祀年

也言數千年也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匹紹囊飛文染翰則卷
盈乎緗音相帙向曰縹青白色囊袠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盈溢言多也自非略
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濟曰略除也集取也
蕪穢喻惡也清英喻善也兼倍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惡留善雖欲倍加其功太半亦不能徧覽安能盡乎若夫姬
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奥向曰奥深也言
周孔之書明並日月深如鬼神也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銑曰倫理也言可為孝敬
之法式人理之師友豈可重去以芟音衫夷加之剪截良曰芟刈夷平剪刻截裁
也豈可者言不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濟曰老老子莊莊周管管仲孟孟軻蓋
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
諸翰曰謂上老莊管孟之書以其無文並略而不取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
抗直濟曰忠正之臣抗直謂進直言謀夫之話下快辨士之端銑曰謀夫謀策之人
也話善言也辨士辨捷之士也言端者辨士有舌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濟曰相質也振發聲

也言金相玉聲所謂坐狙七余丘議稷下翰曰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巴置館於
稷下以延遊說之士仲連之却秦軍向曰秦將圍趙聞魯仲連在趙秦為之退舍軍食
音異其音饑之下齊國良曰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留侯之發
八難去銑曰張良封於留侯時高祖用食其之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難理之高祖乃止曲逆之吐
六奇銑曰陳平封曲逆侯從高祖平天下凡六出奇計蓋乃事美一時語流
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銑曰概謂梗概謂大略也子謂諸子史謂史書
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
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異同銑曰春秋序云紀事者以事繫時以時繫年褒
貶謂有德者褒之無德者貶之所以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
論去之綜作宋緝此立辭采序述之錯比避逸文華翰曰讚以
美事論言得失也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述述史錯雜比次也事出於沈思義歸乎

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濟曰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故與篇章同拾而集之遠自成周迄于聖代良曰迄至也聖代謂梁也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于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銑曰彙類也

文選序終

重校新雕文選目錄

第八卷

第九卷

成公子安嘯賦

第十卷　○情

宋玉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曹子建洛神賦

詩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　張茂先勵志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

應詔詩　潘安仁關中

公讌　曹子建公讌

王仲宣公讌　劉公幹公讌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祖餞

第十一卷

詠史

招隱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謝玄暉游東田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宿東園

沈道士館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

臨終

歐陽堅石臨終

哀傷

贈荅上

第十三卷

贈荅下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陶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謝靈運初發都　過始寧墅
富春渚　七里瀨
發江中孤嶼　初去郡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入彭蠡湖口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第十四卷　詩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
還至梁城作○始平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敬亭山　休沐重還道中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京洛夜發
江文通望荊山
沈休文早發定山　丘希範且發漁浦潭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詩行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

挽歌

繆熙伯挽歌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

雜歌

荆軻歌

漢高帝歌　劉越石扶風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第十五卷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　劉公幹雜詩

魏文帝雜詩　曹子建朔風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第十六卷　○雜擬

第十七卷

第二十二卷　書下

移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誄下

哀策文

碑文上

第三十卷

碑文下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顏延之祭屈原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重校新雕文選目録終

五臣 銑 濟 劉良 呂向 周翰

官

文選卷第一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張平子西京賦

兩都賦序　東都賦

班孟堅 銑曰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爲蘭臺令史遷爲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之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向曰或者不定之辭 昔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翰曰言成王康王既没德澤不流詩頌都寢寢息也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翰曰高祖自漢王昇爲天子故稱大漢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 濟曰武帝宣帝始立禮官考校文章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銑曰金馬門名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校祕書蕭何所造署司也樂府聚樂之所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 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 向曰鴻大也言福祥徵應甚盛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 良曰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

抑字下五臣有國家之遺美五字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濟曰並因瑞以爲年號之紀紀記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向曰並以言語才華進爲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向曰論思正道獻納於上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祖太子大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翰曰謂閒作文章或以杼臣與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銑曰杼舒也舒散情性成其文章通諷諫之道宣君上之德盡忠孝之心雍容揄揚著張慮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向曰雍和容緩揄引揚舉亞次嗣代也言諷諭之事著於後代亦爲雅頌之次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丙焉與三代同風向曰言與夏殷周同風炳明也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濟曰夷平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濟曰建立也言因時立德不以古今易其法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

義一也翰曰皐陶舜臣也奚斯魯公子咸作歌頌以美國風及孔子脩詩書並采而列之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銑曰稽考也如彼謂皐陶如此謂相如之輩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濟曰班固自言作賦之事雖細微然先臣皐陶舊法國家歌頌遺美不可闕之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音峻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向曰海內國內也京師洛陽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菓曰苑畜獸曰囿言備制度不可奢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睠顧向曰西土長安也長安人怨天子之居洛感懷怨思冀天子西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濟曰長安人欲天子往故盛稱西京之美言洛邑之陋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音縣曜銑曰極猶止也眩曜猶惑亂折以今之法度良曰言先作兩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辭曰

兩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濟曰假爲賓主以相問荅時漢都洛陽故東稱主西稱賓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銑曰皇大也經營猶構立也言漢初立有意都洛陽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銑曰輟止康安也我天子也言天子止於河洛以爲不安是以

西遷上都上都西京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向曰問主人聞遷都之故見長安之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翰曰攄舒也懷舊都也蓄積也幽情深情也皇道皇王之道弘大也漢京長安也賓曰唯唯上聲耳良曰應聲之辭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濟曰秦地於禹時跨梁雍二州漢稱長安言可長安子孫也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良曰函谷谷名其谷似函故曰函谷二崤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濟曰表儀表也太華山在秦東終南山在前瞻望以為標表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向曰褒斜谷名隴首山名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良曰洪河大河也涇渭二水名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銑曰華實果木之實毛謂草木蕃滋如毛之生於皮也腴肥沃田居九州之上言第一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烏号區焉濟曰言四塞之險易為備禦隩猶深險以美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濟曰橫被廣被也六合四方上下也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曰畿龍興前德虎視前暴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濟曰受命天命也悟見也精五星也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

東井協合也河圖河出圖也帝王符應故曰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

皇明翰曰高祖將都洛陽戍卒婁敬說都關中上以問留侯良曰敬言是也即日駕幸西都既至拜敬為奉春君皇大也此則天意人事

合應以發我皇大明之德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濟曰高祖眷下民西顧是以作京都於是睎音希

秦嶺睋音我北阜向曰睎望睋視也秦嶺北阜皆山名挾胡蝶灃灞據龍首圖皇基

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銑曰挾帶也灃灞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圖謀也億載久遠也宏大也言謀久遠之道度大

規矩而起都邑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

泰而極侈銑曰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世世增修飾故至窮極奢侈建金城之萬雉呀

呼遐周池而成淵向曰言立此城基固如金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繞而大乃成深淵披三條之

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銑曰披開也三條三達之路面三門四面十二門內則街衢洞達閭

閻且千濟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且千言多九市開場貨別隧分濟曰長安立九市貨市皆隧道

市中道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音田城溢郭旁流百廛濟曰闐滿也溢滿城

郭流出百廛五畝曰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良曰言人衆塵土合火煙與雲相連於是既庶

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銑曰庶衆也既衆又富爲娛樂无有疆畔言此都士女麗美過於五方
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向曰游士游人也皆僭於公侯車服肆市也市中婦人服飾奢侈過於姬姜
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常名亞春陵濟曰豪舉謂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矜游俠謂輕死重義之人原平原君常孟常君春春申君陵信陵君並招置賓客競爲奢侈言鄉曲之人名節與之相次
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翰曰騁騖猶馳逐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良曰浮行也宣帝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此五陵皆在北
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銑曰名都謂近都之縣對郭與京都相對也云邑居相承士人多宅於此故稱英俊之域紱冕士人服飾興起也
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向曰如雲言多也七相謂車千秋黃霸王嘉韋賢平當魏相王商五公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公侯御史大夫將軍通稱爲公焉與豪傑之士貨殖之人同遷於陵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也貨殖爲貲富之家三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殖七遷爲徧徙居七陵充供奉也七陵則上所謂杜霸二陵及五陵
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銑曰彊幹彊帝室弱枝弱諸侯壯其上都以臨萬國
封

隄一作提
紛一作分

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角力）諸夏兼其所有（翰曰卓犖超絕也言以夏超絕兼郡國而有之）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向曰崇高穹深）陸海珍藏藍田美玉（濟曰海者高有如海故言陸海珍藏謂美玉出藍田）商洛緣其隈鄠（音戶）杜濱其足（濟曰商洛山名鄠杜二縣名隈水曲濱水涯）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翰曰言水物雜出與蜀相類故云近蜀）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嵕（子紅）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銑曰九嵕山名上有九峯冠猶戴也甘泉山名漢置宮於上以祈祀故言靈宮）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良曰秦漢之君皆於此遊觀淵謂王子淵雲謂揚子雲揚雄並作賦頌以美之）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銑曰源本也鄭國韓之水工爲秦決涇水溉田名曰鄭渠趙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名曰白渠人賴此以爲衣食）隄封五萬疆埸（音亦）綺紛溝塍（音乘）刻鏤原隰龍鱗（濟曰隄積土也封隈也疆埸畔也溝小渠塍畦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綺紛刻鏤龍鱗皆地之畦畺相交錯成文章）決渠降雨荷插（楚甲）成雲（銑曰渠以灌苗故比雨插可致水故比雲地鍬）五穀垂穎桑麻敷紛（翰曰穎穗也敷紛盛皃）東郊則有通溝大漕（在到）潰渭洞

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翰曰潰洞皆通也漕水運也言東郊有溝通於河渭泛舟可以通東山之運亦與淮湖海通波瀾）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良曰麓山足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陂池旁類兒蜀漢秦川二郡名言林苑旁類連此二郡）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濟曰繚繞也周牆謂苑牆周匝四百餘里言廣也離宮別館謂天子行處別署所至之處皆有池沼故言往往稱神靈美之）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銑曰九真國獻奇獸似麟大宛國獻汗血馬黃支國貢生犀條枝國貢大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向曰崐崘山名巨海大海踰越過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向曰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經南北也緯東西也言東西南北合陰陽之法）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良曰坤地也言得地靈中正之位倣學也謂學太微紫微星宮以為規矩）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翰曰中天言高及天半華麗也豐廣也冠山言未央殿在龍首山上如戴大冠）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濟曰瓌美究盡抗舉也因美材盡奇巧舉應龍之象梁曲如虹故言虹梁）列棼（汾）橑（老）以布翼荷棟桴（敷）而

瑱一作磌

高驤昔相向曰棼桴皆棟也橑椽也言棟上布椽如翼也驤舉也謂虹梁荷負而舉雕玉瑱土見以居楹裁

金壁以飾璫當發五色之渥彩光爓艷朗以景彰良曰雕刻楹柱也瑱其柱下石也璫椽頭飾也渥潤也言刻玉為柱石以金壁飾椽端潤以五色光爓朗然景影彰明也

於是左墄翁則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濟曰墄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為級重軒謂重欄一十三階言南面之階有三閨房小室也周通猶徧通也門大門闥中門洞闢言相當也

列鍾虡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向曰鍾虡鍾格也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門右闥門也

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銑曰仍因也衡閾門限也言端門因龍首增崖以為限峻路大路也啓開也扉門扉

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閑館向曰寢室崇臺高臺閒館閑居之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濟曰言大極殿旁諸臺室館煥然似鉤陳諸星環遶紫微宮

清涼宣溫向曰宣者宣明殿溫者溫室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其麟粦銑曰並殿名

區宇若茲不可殫丹論銑曰殫盡也增盤崔族回嵬五回登降照爛濟曰增盤閣名崔嵬高皃登降照爛謂上下俱光明

殊形詭軌制每各異觀濟曰言形制詭譎異於常見乘茵因步輦惟所息宴良曰茵褥也輦人車言後

編一作綸

宮或行于茵成載千輦所至之處皆可宴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腋椒房以椒塗壁后妃居之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濟曰並殿名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向曰昭陽殿名成帝作也特獨也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於業以藻繡絡以編連向曰呈亦露也裛衣纏絡繞也言皆以藻繡編綬纏繞不露其土木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濟曰隋侯得大珠色如明月錯落分布珠皃金釭工銜璧是為列錢濟曰金釭燈盞也鈿璧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翡翠火齊慈計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向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璧也夜光亦珠也英明也言流光含明也於是玄墀釦叩砌玉階彤庭煗而兗碝碱音戚綵緻直利琳林珉音旻青熒銑曰玄墀以漆飾墀墀階也釦砌鏤砌也玉階以玉飾階彤赤色也以雕漆飾庭碝碱珉之石以玉也綵緻言色密也琳玉名青熒光也珊瑚碧樹周阿而生良曰珊瑚碧樹寶樹也阿曲也言生於庭曲紅羅颯蘇合纚所綺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向曰言宮中美人也颯纚長神皃繽紛盛皃言精光可燭曜俯仰之能恣其儛神人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

廷一作庭

㜁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濟曰言後宮有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清也窈窕美皃迭迭也蒙寵貴者蓋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向曰寮官也言朝廷百寮之位即有丞相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等為謀謨於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螫舒亦反濟曰統理也言佐命輔翼以成理化流布也蕩滌也謂布大漢愷悌之德滌亡秦毒螫之風也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翰曰斯人謂此士人也揚舉也舉樂和之聲祖宗先君也黎庶衆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濟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命夫惇音敦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銑曰惇勉也誨教也言勉教故老名儒師傅並先生稱也稽考也考校典籍之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大雅宏達於兹為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銑曰承明廬名宏大也著作者述之所大雅大達君子於此為群元元本本謂典籍根本殫盡也洽聞也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濟曰啓開也校理幽秘之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平之署翰曰鉤陳星名衛紫微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嚴更言嚴肅理更總禮官

文一　六

塗一作除
墱一作隥
混一作掍

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向曰總羣皆聚也言聚甲科廉孝之人列於禁衛虎賁音奔贅音章衛衣閹音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銑曰虎賁武士贅衣衛綴衣閹寺皆刑餘人掌宮禁門戶皆此寺人於階陛之下使執戟陳列百重也司主也言各有所主周廬千列徼音叫道綺錯輦路經營脩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翰曰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也徼道循禁道也輦路樓陛也脩長也桂宮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弥終也亘竟也言長塗飛閣從未央長樂以相連接堎墱都鄧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銑曰墱閣道也超出墉城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与外相連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音孤稜而棲金爵向曰鳳闕〻名也南有璧門觚稜闕角也角上棲金爵金爵鳳內則別風嶕慈遙嶢牛條眇麗巧而竦擢向曰別鳳闕名嶕嶢高也言高竦而擢出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良曰闔閉也言宮殿千門萬戶皆夕閉朝開夕為陰朝為陽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良曰正殿露寢也崔嵬高也言其高峻俯臨未央宮經駘音殆盪音蕩而出馺蘇合娑蘇可洞枍烏詣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銑曰駘盪馺娑枍詣殿名天梁宮名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殿光色与日景而相激射

却一作卻

彷一作徬

而入宮室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音逸雲雨於太半虹霓

廻帶於棼音汾楣音眉銑曰神明臺名特獨也偃蹇高皃躋升也軼過也太半三分有二雄曰虹雌曰霓楣檻也言此臺高

而上升二分過雲雨之上虹霓廻帶於棼楣言縈曲若佩帶於椽檻雖輕迅與僄匹照狡猶愕五各眙勑吏而

不能階銑曰愕眙驚皃階升也輕迅僄狡謂捷疾也言雖捷疾之人亦驚懼不能升攀井幹音寒而未半

目眩胡編轉而意迷捨櫺音靈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

况往以失度巡廻途而下低翰曰井幹樓名也稽留也言此樓高升之未半目眩意迷櫺檻欄也捨欄倚立若已

墜矣而復留止魂神失度下就低處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

紆又杳烏鳥窱他鳥而不見陽翰曰懲恐也言恐懼不敢登望下而彷徨若不忍去也縈紆廻曲也杳窱深也陽明

也言步此甬道迴曲深窱遂不見明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

洋良曰排推也闥門也飛闥言臨空如飛也表外也言自甬道排門出望若見天外洋洋然不知所歸前唐中而後

太液覽滄海之湯湯音傷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七羊

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濟曰碣石海畔山唐中太液皆池名以象滄海湯湯然若揚波濤於

壒一作堨

理一作修

碣石之下神岳即碣石也蔣蔣水激山之聲又於池爲三山象瀛洲方壺蓬萊蓬萊在二山之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自由崒慈律金石崢仕耕嶸音宏濟曰靈草神木言美也冬榮不凋落崷崒崢嶸高峻皃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於害之混濁鮮顥胡昬氣之清英銑曰抗舉也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舉盤於其上軼過也鮮絜也顥白也言過埃塵之上以承絜白清英之露也騁文成之丕誕徒旱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銑曰武帝以方士李少君爲文成將軍欒大爲五利將軍丕大也誕猶術也刑法也言馳騁二人之大術法廣爲宮觀庶使赤松子王喬遊焉攸所寧安也言此實列仙所館之處非我常人之所安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玆以威戎夸苦華狄耀威靈而講武事濟曰言其娛樂以壯觀望也囿育獸處言講武於此以威戎狄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閴音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向曰言南多鳥西多獸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毛羣獸類飛羽鳥類接翼側足言多也禁林苑也屯聚也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銑曰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營表謂正行列也種別羣分言部曲各有所

主罘音浮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濟曰：罘，獸網也。紘，網〻也。籠絡猶圍繞。列卒周匝，謂徧列士卒。星羅雲布，言衆也。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濟曰：乘輿，天子也。法駕，六馬駕也。羣臣，百官也。飛廉，館名。言帥百官自飛廉館而入苑。

遂繞酆音豐鄗音浩，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〻爚〻音藥，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音汝九躪力震其十二三，乃拗於六怒而少息。銑曰：酆鄗，地名。上蘭，觀名。六師，六軍也。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讋也。震爚，光明皃。蹂躪猶踐踏也。拗，抑也。踐踏禽獸，十分殺其二三，抑士卒怒以少息焉。

爾乃期門佽且利飛，列刃攢鏃音族，要音腰趹音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音几，弦不再控音空。矢不單殺，中必疊雙。良曰：武帝置期門郎、佽飛官，掌弋射。鏃，稍類。趹，奔也。言期門佽飛之徒，列刃攢鏃，要奔禽獸。絲，網也。鋒，兵刃也。觸值，皆著也。謂鳥獸驚而自著鋒網。機，弩牙也。掎，發也。不虛發，言必中也。控，引也。弦不再引，言射者不再引弓，一發中雙。

飈〻音標紛〻，矰音曾繳音酌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銑曰：飈〻紛〻，中物皃。矰繳，箭上加縷而射。相纏，謂多也。風毛雨血，言毛血雜下如風雨。

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夷秀失木，豺狼懾章攝竄。向曰：平原赤，言血染。勇士，猛士也。厲，嚴整也。失木懾竄，驚懼也。

爾

赴一作趍

磛一作嶃

乃移師赴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 音似 觸蹶 居衛反濟曰謂移師旅以就深穢言虎兕窮迫自相觸突而顛蹶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 音制 掎 音几 僄 匹妙 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音豆 徒搏 音博 獨殺 翰曰許少古捷人秦成壯士也掎執也僄狡捷獸猛而噬人挫折脰頸也徒使搏空手搏之言使捷壯士搏之或脫其角或折其脛而殺之 挾師豹拖 徒可 熊螭 勑知 曳犀犛 音貍 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 音宜 蹶磛 仄監 巖巨石頹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翰曰師豹熊螭犀犛象羆皆猛大獸也挾拖曳頓皆持攝皃洞壑深壑峻高也言越深壑高崖巨大頹落仆倒摧折也言蹶磛巖令大石下落擊其松栢草木摧倒无餘也殄盡也夷殺也謂盡殺禽獸 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 千怪 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慈夜反銑曰屬玉館名長楊宮名榭謂臺上有木天子登此臺榭觀山川之形躰士卒殺獲原野蕭條盡望四裔无草木但有禽獸相枕而死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 音祚 陳輕騎以行炰 白茅 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 銑曰言收所獲之禽會師衆以論功賜胙賜其餘炰炙肉言以騎行炙以車載酒斟酌割鮮以饗食士卒烽燧火也言舉火以促飲 饗賜畢

投一作揄

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濟曰饗賜謂士卒也勞者居之逸者薄之故言齊大輅天子車鑾車上鈴
也容与徘徊順動皃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
似雲漢之無涯音宜濟曰豫章館名也言集此館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言廣大猶雲漢无涯際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于獵猗猗若摛勑离錦布
繡燭燿乎其陂向曰蘭茝香草曄曄花色皃猗猗美皃摛舒也言草樹花色美盛如舒布錦繡燭燿於塘陂陂即昆明池也鳥
則玄鶴白鷺黃鵠胡穀鵁音交鸛音貫鶬音倉鴰音括鴇音保鶂五敫鳧鷖
烏兮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翰曰皆水鳥名也雲
集霧散衆多往來皃於是後宮乘輚士眼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
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達濫淡徒敢浮向曰後宮后妃之屬輚輅臥車龍舟畫龍於舟鳳蓋々名華旗
綵旗也袪舉也黼帷繡帷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浮皃櫂直教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呼宏
厲天鳥羣翔魚窺淵良曰震動越揚也謍大厲附也櫂女謳舟人歌也言舟女歌与鼓吹齊動其声大若附於天也
鳥聞驚起而飛魚聞窺淵而沈招白鷴音閑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良曰招取也下落也白鷴双鵠

皆鳥也投引也文竿翠羽飾竿也比目魚也 撫鴻罿音衝御矰音曾繳音酌方舟並騖音務俛仰極樂 濟曰撫持也鴻大鳥罿網方並也言持網繳射並舟而騖俯仰以盡其樂 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音普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翰曰言如風雲之搖卒也溥覽徧覽也岐岐山雍雍縣言此中宮館百有餘所朝夕行止不改易其儲蓄供具也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 銑曰上下謂天地也究盡也休美也祐福也言礼天下山川之神以盡美福之用採遊童歡謠即采之從臣献嘉頌者以高下次序之第次也 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音亡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音酬之畎音該畝商循族世之所鬻音育以六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濟曰言此時都邑繫多以相連屬也國諸侯國也言籍十世餘跡也大夫稱家亦承百年職業士但食先人舊德族族廣而已農謂農人先疇先人畎畝循理也鬻賣也言商人理代族所賣之物工巧人亦用曾祖高祖之法則粲乎隱隱明盛皃得其所言不失業 若臣者 翰曰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皆賓之自謂 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廢老十分

宮館一作館室

攻一作功
討一作計
托一作拓

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濟曰徒但也舊墟故居也言我但觀故居之迹聞耆老之言十分之中未能知其一端故不能周徧舉之

東都賦

東都之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銑曰喟然歎聲主將荅賓故先歎也痛乎傷痛之辭言賓生於漢代當有淳和之性長居秦地故為秦奢侈風俗所移易子實秦人矜夸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翰曰昭襄始皇三主也言賓實秦人習秦之風但夸宮館保河山識始皇虐害天下崇其奢侈安知我大漢云為之意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濟曰元始也奮起也布衣庶人之服皇大也言漢始起庶人之服以登大位朞年也創猶建也六籍六經也靡無也言數年間建萬代之業雖六經前聖无能紀述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入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托音託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銑曰橫逆不順也言當時攻討雖橫逆而順天人也天下初定故婁敬說帝都西以就險蕭何權立宮殿以重威時豈太平而安之許不得已而居之吾子曾不足觀顧曜後嗣之末造

不亦暗乎（良曰吾子謂賓也顧反末无造成也言賓曾不足觀權宜之理而反眩曜後嗣无成之事以爲美是暗也）今將語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翰曰子謂賓也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監示也太清謂无爲化也將述二帝之理示无爲之化以變賓惑亂之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向曰言王莽作逆以絶漢祚言天意人事同亂六合之内以相殘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音桓）柩郛（音孚）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翰曰幾近泯盡亡无也言王莽亂時生人近无鬼神盡絶完全柩棺也郛郭罔无也无全柩者皆遇害死也遺失者盡被焚燒崩摧厭猶積也言人肉積原野人血流川谷此於秦末項羽之災猶未及此之半言自書契已來不可紀録）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平）乃致命乎聖皇（向曰聖皇光武也言下人苦莽之亂號泣上訴於天天亦懷而下視故致天子之命於光武也監示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振（音振濟曰握振也乾符赤伏符也闡開也坤珍洛書也皇圖謂河圖也稽考也帝文天文也赫怒也赫然怒莽之亂起義兵誅之天下應之如雷擊破莽兵於昆陽城也憑盛

也言怒盛如雷霆振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銑曰大河黃河北嶽常山
跨據也光武渡河據北嶽諸將請上尊號乃設壇三鄗即皇帝位因改鄗為高邑建都河洛言都洛陽紹百王之荒屯因
造化之蕩滌音狄向曰繼繼也言百王屯難之後而光武繼之蕩滌猶除也言造化始除其惡法體元立制繼
天而作濟曰元善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勳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良曰系繼也唐堯漢之先言光武繼唐堯之統接前漢之緒茂育猶滋養也恢大也言滋養群生大
復前後之疆宇勳功也在昔謂先人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
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去爾而已哉良曰方軌並跡猶齊駕也紛綸衆也后辟皆君也險
易喻理乱也言光武勝三皇五帝之功豈与衆君者跡而取近古一聖治乱之法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
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銑曰建武年号也革改肇始也言建武元年天地改命夫婦父子君臣人倫之徒皆以更始亦猶伏
羲畫八卦之後以成父子君臣之道以立大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濟曰輿車也器樂器也械兵戈也言今創作此物即与黃帝同功軒轅黃帝之姓龍飛

剋一作克

中一作信

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濟曰言我能行天罰以誅王莽乃与湯武伐桀紂同事明其功業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濟曰盤庚居河北後渡河南居成湯故都亳道復興言今居洛陽亦中興之則

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向曰即就也土中洛陽也言我今就洛陽而都有成王大平之制度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向曰階因也光武不因尺土之封不勒一人之柄升天子之位与高祖同

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銑曰剋節允信也言節己復礼奉承終始行恭信之道与文帝同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向曰憲法也言法其舊章考其古事封岱山也勒成謂功成而勒石也儀〻礼也封禪之儀炳然与武帝同也世宗武帝廟號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翰曰眇遠也該備也言按六經校古人之德今光武過遠之言仁聖之德帝王之道咸備於光武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衮龍之法服鋪平鴻藻申景鑠傷酌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旣肅銑曰熙光明也洽合也言光武旣明而明帝繼之故曰重光累和也三雍講礼之処衮龍朝服畫龍於上鴻大也藻文章也景大也鑠美也謂申大美於光武廟也雅樂正樂也言明帝

順一作填

脩禮崇樂神人允洽羣臣有序以相敬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翰曰大輅天子法駕言動法駕遵天子之衢〻道也省方觀四方也巡狩循行守牧之人謂察四方之事御諸侯之政窮盡也覽盡万国事物之所有无彼及也燭照也考声教所及幽遠之処則以皇明照之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極向曰言增周之舊制以修洛邑巍〻翼〻中法度也總統也言修飾漢京於諸夏之中以統八方之極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濟曰此城內宮室闕庭光色美麗正合礼度奢者居之不可踰儉者見之不以為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用乎梁鄒誼合乎靈囿濟曰因原順泉不穿築也蘋藻水草潛藏也言可藏魚也囿博也言豐博之草可養獸也梁鄒靈囿詩篇名以美侖也制同義合言與此詩意合也若乃順時節而蒐音搜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言因蒐狩之時簡兵講武則依王制風雅之即王制礼篇名也風雅詩小雅章歷騶虞覽四鐵音姪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

乘輿乃出銑曰歷㞢覧皆觀也嘉善也騶虞四鐵車攻吉日皆小雅章名礼官掌礼之官整儀法也乘輿天子也於是發鯨魚鏗音坑華鍾向曰天子出則撞蒲鍾海内有鯨魚海畔有蒲牢獸鯨魚每擊此獸輒大叫故為鍾者鑄蒲牢於鍾上刻撞為鯨魚形而擊之取其相感而鳴發李鏗擊也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音林麗音離和鑾玲瓏天官景從祲音浸威盛容翰曰玉輅玉飾車也時龍隨方色之馬凡稱龍者美馬之言也鳳蓋羽蓋也棽麗玲瓏皃和鸞金鈴也玲瓏而声也天官冢宰百官也景影也言如影隨形又景慕也言慕聖王之道而從之祲盛也謂盛其儀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良曰山靈山神屬御天子車也方神雨師畢星精風伯其星精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音蟬彗桑卒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濟曰千乘万騎天子法駕也紛紜多也元大也戎兵也竟滿也戈鋋矛矟也彗掃也羽毛可以麾衆也掃霓拂天言高也焱焱翊念炎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欱荒合野歕普悶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濟曰焱焱炎炎旌旗皃飛揚光彩成其文章焰光也欱歕猶吹吸也言車騎儀飾之盛可以吹吸山野之氣赫奪日月之明搖震皆動也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銑曰中囿苑中也駢併也謂陳師衆併部曲列成校隊勒誓皆敕令然後舉烽

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向曰伐擊也言奉烽擊鼓以申令三驅驅逐也
三驅之法背自己及左右馳者皆逐之向己者捨之故曰三驅驍勇也霆擊電騖言疾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
不䁲音弟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銑曰由基善射者范
氏善御者䁲迎視也詭異也言射者不迎視其禽御者不詭異以遺物言車騎輕捷鳥獸不暇翔去也指顧倏忽獲
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音宛餘足士怒未渫音薛先
驅復路屬車按節翰曰指顧指麾迴顧也倏忽言疾也獲車載禽車實滿也言指麾之間所獲已滿車矣欲不極
其樂不盡殺物踠屈也渫散也先驅天子行以盡道也按節猶抑志也言馬之足力有餘士之憤怒未散以先驅已復其歸路屬車之士皆抑志隨
之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向曰薦進也三犧三牲也效猶報也五牲麋鹿麏狼
兔也天曰神地曰祇懷安也百靈百神也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
徵良曰覲見也緝熙光明也宣布也言見羣臣於明堂以揚光明之德布天子之風靈臺觀祲之臺祲氣也休美也徵應也言天子升此臺
觀氣以考美應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銑曰參比也言俯仰觀天地之象以比其身思與合德目
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徒敢海漘音純北動

幽崖（音宜）南曜朱垠（音銀 向曰目視瞰望也中夏中國四裔四邊荒也言布德以威之稜威也何源河所出也海漘海畔也 崖垠皆畔岸也盪澹動曜皆威德振燭之皃）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隣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章涉）水慄奔走而來賓（濟曰隣近也界絕謂絕遠不相近自孝武孝宣帝以來不能征討臣服者皆恐懼而來賓服）遂綏哀牢開永昌（銑曰綏安也哀牢國名其國人來慕漢化帝置永昌郡安之）春王三朝（陟昭）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翰曰三朝歲月日之朝歲謂元日會同皆諸侯朝聘之名也言元日諸侯外藩各以圖籍珍寶而貢焉天子受之乃設禮樂以安撫諸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濟曰雲龍門名贊助也盛崇禮樂重供帳具陳於門庭列百官以助諸國君也究盡也言量盡帝皇之容儀）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音香 向曰庭實貢器物千品言多也旨美也鍾罍觴皆酒器也珍味也御食也太牢牛也謂饗群臣）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苦耕）鍧（呼萌）管絃曄（于輒）煜（音育 翰曰食舉雍徹皆樂名太師官名鏗鍧聲也曄煜樂器之光）

武一作舞　具作俱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翰曰八佾韶舞皆樂名太古謂上古樂也畢盡也言今古之樂畢奏之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音禁佅音賣兜丁侯離罔不具集良曰間迭也僸佅兜離四夷樂名言四夷迭奏此樂无不具集於庭是德廣所及萬樂備百禮曁皇歡浹羣臣醉降烟音因熅於云調元氣銑曰万樂百礼廣言之也曁至也皇天子也浹霑也言天子之歡霑及羣臣皆醉和樂之氣感天而降烟熅烟熅即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向曰言擊鍾告罷百官退居本位也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濟曰怠惰也東作務農也言天子觀万国之歡娛咸沐浴我膏澤自懼生奢侈之心而惰於農務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良曰舊章謂勸農之詔下之者言下於人太素質樸也命有司布其法度明節儉質樸之風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使海內弃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紝音任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

於淵濟曰除後宮之美麗減乘輿之服御止工商淫巧之物盛農桑之事耕耘除草也陶瓦匏瓠也皆以為器珍貴捐棄也捐金於山沉珠於淵言各歸本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常利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銑曰瑕穢惡也鏡清淨也寂寞无外慮也言百姓承天子淳樸之化滌盪穢惡之心恬然无慮優游自得如金玉之溫潤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音詵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銑曰斈校庠序皆斈名也如林盈門言多也獻酬之義相酬也俎豆礼器也交錯莘〻多美也言四海既多斈校皆手舞足蹈歌詠仁德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向曰登降猶揖讓也食飽而飲酒曰飫宴也玄遠也讜美也言宴畢因嗟美玄遠之德皆和合樂頌之聲以稱時代之盛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濟曰清濁善惡也言西都賓徒知論說古書不能精辨善惡盡我大漢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濟曰末流謂奢侈也言子但識舊典徒馳

驕奢侈而已凡溫習故事而知其新者已為難能知德者鮮矣鮮少也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𠁊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濟曰西戎西京也言西京偏僻以險為防禦豈知我𠁊天地之中平坦通達使萬国歸之如輻湊轂言此所以折賓

秦嶺九嵕則工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銑曰曷何也言彼秦嶺九嵕涇渭之徒何如我洛都有四瀆五嶽控帶河洛圖書之淵洛出書河出圖故言圖書之淵

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向曰言彼作建章甘泉之宮以御列仙豈如我靈臺統和天人哉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翰曰辟雍宣德化之所擁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言西京有太液昆明鳥獸之囿何如我辟雍宣布德化之富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翰曰盛稱西賓游俠踰侈是犯義侵礼之事豈與我東都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良曰子謂賓也造至也言徒稱阿房造天不知我京洛有制度知函谷之可關不知我王者之無外言德化之遠

主人之詞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徒頰然意下捧手

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濟曰矍矍驚視皃逡巡却行貌揲然猶恐懼主人
述東都制度未畢賓乃驚視却行恐懼捧手告辭主人却令復位以授其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
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
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向曰
卒終也謂賓授詩終業乃美之也言此詩事義實過揚雄相如之高也匪非也但主人自好學亦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小子賓自卑稱也狂簡猶
妄作也言當時妄作今不知所裁制也正道謂所授詩也言既閱此詩請終身而誦之其詞曰於音烏昭明堂明堂
孔陽向曰於歎美之詞孔甚也陽明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聖皇宗祀穆穆煌煌銑曰聖皇
謂明帝也宗祀謂尊其祀典於明堂之上穆穆煌煌和盛皃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濟曰上帝天神宴饗
宴其饗食祀也五位五方神也時序各得次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向曰誰可配上帝於明堂即光武可普
天率土各以其職濟曰普天率土之賓各以其職助祭於此猗歟緝熙允懷多
福濟曰猗歟歎美也允信懷來也謂有此光明之德信來其多福

明堂詩

入明篇造梁[注云]天舟諸侯維天方舟士特七報反又七反一音自才早反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音商]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翰曰辟雍擁水環之故曰湯湯莅臨止至也言天子臨至乃編舟爲橋梁而度]皤皤[音婆]國老乃父乃兄[翰曰皤皤老皃国老謂三老五更言天子以父事三老以兄事五更]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音烏]赫太上示我漢行[翰曰抑抑衆也皇儀天子威儀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更亦爲孝友矣於赫美盛太上天也言天示我漢家所行之事]洪化唯神永觀厥成[銑曰洪大永長厥其也言我大化乃唯神長觀其成功]

○辟雍詩

乃經靈臺靈臺旣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銑曰經營也靈臺天子觀氣祲之臺崇高也帝明帝也爰於也言營此靈臺旣高天子勤力而升於此臺以考校歲時政理善惡三光日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言三光通其精耀五行布其次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音繁]廡[音武]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悉與反良曰習習祁祁風雨和皃百穀庶草謂非一種也蓁蓁蕃廡皆盛皃屢數也言能使風雨以時百穀草木皆盛故數致豐年於美也美我皇家之樂胥語助]

○靈臺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許妖]浮雲寶鼎見兮色紛[云]縕其炳兮被龍文[濟曰廬江熊山岥得寶鼎漅湖出黃金鼎故言嶽脩貢川效珍也景光也言鼎之光色歊然出雲而紛紜]

侈一作奓
世一作代

焉煥炳明也龍文謂鼎上鏤爲龍文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濟曰祖廟光武廟也聖神天地神也言以此鼎升宗廟享天地以明神靈之德彌過億萬年也

寶鼎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濟曰啓開也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烏皓白也奮舊振也翹英羽也言此白雉素烏振發其白羽容色絜白明朗也於美也淳精言不雜 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向曰皇德漢皇之德侔等也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言今獲白雉明我皇等成王之德膺當也言代祚延長而當上天之福慶

白雉詩

西京賦

張平子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諷諫之

有憑虛公子者，心侈體忲，太音 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向曰憑託也虛無也寔無此公子假言發問荅也言公子心多侈溢體安驕泰好知古事舊史氏謂太史掌國典者 是以多識前世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濟曰載事也安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亦假言也 夫人在陽時

鮮一作尠
俗化一作化俗

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銑曰陽春夏也陰秋冬也詳逸也慘戚也言此氣牽屬於天

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向曰沃肥也瘠瘦也言處肥土則逸樂處瘦土則勞苦此地之所繫

慘則鮮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翰曰褊少也言慘戚寡於為歡勞苦少於為惠能違易其理者寡矣小謂常人大謂王者言常人因勞逸沃瘠以殊言王者因險易彊弱亦當易也

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俗化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乎革諸翰曰為帝者當順陽時處沃土使人歡逸以成奢泰之俗二化之本用此推移也覈驗也何以驗之自發問也

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濟曰即就也言平王東迁宣王就豫州而都後遂王室微弱則知政之興衰无不由土地而作作起

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向曰言先生豈不見西京之事將為吾子陳之吾子亦先生也

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銑曰涘涯里居也朔北名也言漢都渭涯號曰長安秦居渭北是為咸陽

左有崤戶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音備屓許備高掌遠蹠章適以流河

窟一作崛

鎬一作滈

曲厥跡猶存翰曰崤山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曰左二華太華少華也言此二山如綴之於長安巨大也靈神也贔屭作力貌蹠跡也言大神作力開山手足之迹猶存右有隴坻丁礼之隘烏介隔閡音礙華戎岐梁汧音牽雍陳寶鳴雞在焉濟曰隴坻坂名此坂為華夏戎狄之限閡也岐梁皆山名也汧水名也雍地名也陳寶鳴雞神也寶雞祠在陳倉郡其神來翔然有聲野雞皆鳴故以名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窟魚屈崔音摧崒情聿濟曰終南太一皆山名隆窟猶特起崔崒隱轔欝律皆險曲皃嶓冢山名隱轔吕軫欝律連岡乎嶓音波冢言二山与之相連也抱杜含鄠音户欱呼合灃音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向曰杜杜陵鄠鄠縣言山勢含抱也灃水流入故言欱鎬水流出故言吐珍玉玉英也生於藍田故云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音據涇澶音蟬漫靡迤作鎮於近良曰據倚也大阜曰陵廣平曰原涇渭水名澶漫靡迤寬長皃言此原陵為國之近鎮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音固陰沍乎故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良曰涸堅沍閉也日北夏至時也九嵕甘泉之地寒氣堅閉至此時猶含凍焉可以清肅其暑氣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皐銑曰地下平曰衍沃肥也厥其也上上第一也寔是實奧美也神者美言之澤畔曰皐昔者大帝悅秦繆音目公而

叶一作汁

謟一作滔

經綸一作徑輪稽一作啓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濟曰大帝天也翦盡也覲見也言天既繆公而見之饗以鈞天之樂帝醉乃以金策賜繆公雍州之地而盡鶉首之分鶉首秦分是時也並爲彊國者有六濟曰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濟曰言六國皆爲秦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旅于東井向曰五緯五星也叶合也旅列也言高祖入關五星合列于東井東井星屬秦分婁敬委輅胡格幹音干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音忌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銑曰委脫也輅鹿車也幹正也言婁敬之脫弃鹿車以議都洛陽爲非而干之天啓謂五星之聚其惎謀也人謀謂婁敬也帝高祖也言高祖圖此之時亦有慮神祇之衜宜定以爲天邑天邑帝都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音汾榆天命不謟土刀疇敢以渝良曰伊惟也虔敬也天衢洛陽也枌榆豐杜也謟善也渝易也言我豈惟不思洛陽不懷歸豐杜天命不善故不都也誰敢易之於是量經綸考廣袤音茂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去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濟曰量度也經綸廣袤謂東西南北也言經營城洫郭郛皆殊異八方之都邑豈考於往故舊制爾乃覽秦

暐一作韡

砌一作切

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濟曰跨越也迫脅迫窄也周宣王築室百堵五板曰堵周制明堂中廣九筵九尺曰筵言欲觀秦之制越周之法度以百堵爲側陋九筵爲迫窄故增廣之正紫宫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向曰嶢高也閶闔天門也言法紫微以造未央立高闕以象天門疏龍首以抗殿狀嵬峩以岌魚立嶫五合亘雄虹之長梁結棼音汾橑以相接銑曰龍首山名疏之構殿於上故言抗抗舉也嵬峩岌嶫高壯皃虹梁梁勢如虹棼屋棟橑椽也蔕音帝倒茄音加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音衰與璧璫音當流景曜之韡音偉曄于劫反銑曰蔕根也茄藕莖也藻井當棟中交木如井畫以藻文飾蓮莖綴其根於井中其花下垂故云倒也狎獵花葉參差皃華榱謂彩椽也以璧爲璫飾椽頭也光色擢曰布明盛彫楹玉碣音竭繡栭音而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梍音毗濟曰楹柱也栭節也楣梁也彫刻也繡畫爲繡文雲飾之殿有三階軒檻欄也梍連簷也言皆飾爲文彩右平左墄倉則青瑣丹墀向曰言階左平坦右致墄墄階切也青瑣窻也以青飾之丹墀階也以丹漆塗之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宜險反向曰刊削也層累也堂高也厓隒邊限也謂削累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邊限坻音氐墀鍔鱗眴音詢棧仕限齴音彥眼巉助俺嶮宜檢反向曰皆毀階高峻之皃襄岸夷塗脩路峻險向曰

襄高也陛殿階也峻升也險危也言殿階之上途路甚平而長然升者謂之危 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

帝居陽曜陰藏 翰曰襲亦重也謂設重門以防寇賊福同也謂宮殿皆同天帝所居陽曜陰藏陽日也言光色可以曜月

深邃可以藏陰 洪鍾萬鈞猛虡音巨趪趪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

而騰驤 良曰洪大也三十斤曰鈞猛謂獸趪趪作力貌虡傍立木曰筍横木曰業驤馳也言刻猛獸為虡置筍業懸大鍾於上作力若

有餘怒將奮翅有起馳之象虡鍾架趺也 朝堂承東温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 良曰

温調玉臺昆德皆臺殿之名 嵯峩崨嶫山山山山罔識所則 韓曰言形狀高峻不能識其法則 若夫長年

神仙宣室玉堂 良曰四殿名 麒其麟粦朱鳥龍興含章 良曰皆館名 譬衆

星之環北極叛音判赫盛戲音羲以煇音渾煌音皇 銑曰言宮館環繞正殿亦猶衆星環繞北

極叛煥也煥然光輝之盛 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都監九戶開闢 銑曰啇曰

路寢漢曰正殿皆朝見諸侯也大廈殿名以象明堂置九室室有一戶故曰九戶耽耽深邃之皃 嘉木樹庭芳草如積

高門有閌音抗列坐金狄 翰曰言嘉木芳草積之於庭如積言多也閌門限也金狄金人也謂刻金人於門之左右

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音據叶韻 翰曰

〔常侍謁者皆內宮也奉命奉詔命以當進御蘭臺々名校書處也金馬官者署門迭亦遞也言遞居此宿〕次有天祿石渠

校文之處〔濟曰天祿石渠皆閣名以校書焉〕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音叫〕道

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濟曰武威章溝皆嚴更署名徼道循更之道廬衛兵鋪屋也〕

〔言千者言大數也屯營也八營謂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言此八營皆衛尉掌之晝夜巡警〕植鎩〔所拜〕懸瞂〔音伐〕

用戒不虞〔濟曰植立也鎩兵仗也虞度也瞂打更木也言立兵擊木以戒不虞之事〕後宮則昭陽飛翔

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向曰皆後宮殿名〕群窈窕之華麗

嗟內顧之所觀〔良曰言君群女窈窕華麗也嗟歎聲也言歎而內顧所見者皆美〕故其館室次舍

采飾纖縟〔音辱〕裛以藻繡文以朱綠〔銑曰言為館室安次為舍息之處纖細縟繁也謂館室之〕

〔上纏飾藻繡朱綠之文〕翡翠火齊〔才計〕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

以為燭〔翰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璧也言以衆寶飾之綴明珠於內以當夜燭〕金戺〔音俟〕玉階彤庭

煇煇〔音渾 向曰戺砌 煇煇赤色皃〕珊〔蘇丹〕瑚〔胡〕琳〔音林〕碧瓀〔而兗〕珉〔音旻〕璘〔音隣〕彬〔音悲 旻〕珍物

羅生煥若崐崘雖厥裁〔去〕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銑曰珊瑚珠樹也〕

碧石瑞珉皆玉名璘彬雜色崑崙山天帝居也言以此珍寶之物羅布㷂然如崑崙之上雖館宇不至廣大其彫飾華麗越於天子此說後宮於是鈎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向曰鈎陳宮者閣道飛陛也言此道穹崇然連長樂明光二殿徑直也直北通桂宮桂宮宮名命般音班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濟曰般般輸尓王爾皆古巧人也言多能盡其奇態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從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良曰言帝遊行之処宮人伎樂皆不移也縣樂架也牀帳之物皆以官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向曰言天子所幸宮伎既多下輦之處即為燕樂雖窮年不歸亦不能周徧言中間瓌奇盡未嘗見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向曰坦大也憑滿也言雖宮室神麗猶恐與人臣不殊此宇既大心雖已滿亦未攄散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濟曰思法紫微宮之制作恨阿房之宮不足廬止覜音眺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良曰覜視也林光殿名秦始皇作故言秦餘處甘泉而爽塏音愷乃隆崇而弘敷翰曰甘泉山名爽明也塏大也隆崇高皃弘敷猶延蔓旣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銑曰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託喬

眇一作訬
辮一作辯
俯一作頫
文一作交

基於山岡直墆(徒結)霓(五結)以高居(濟曰喬高高也言階高而又在山岡之上墆霓高危皃)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辯(音葩)華以交紛下刻陗(七笑)其若削(良曰通天臺名峙立也倍尋曰常徑準也言竦然而立在高百常擢拔也莖擢如木上拔也辯華交紛言文綵交錯也刻削謂刻令險陗如削成)翔鶤(音昆)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音零)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向曰翔飛也鶤大鳥逮及也青鳥黃雀小鳥也言臺高大鳥之飛尚不及況小鳥乎俯下也謂伏於櫺檻下聞雷霆之声)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翰曰武帝時栢梁宮遭火越巫令帝起建章宮以厭火祥其宮宇制度兼未央宮之大)圓闕竦以造(去)天若雙碣(音竭)之相望鳳騫(音軒)翥(音之預)於甍(音萌)標咸遡(音素)風而欲翔(翰曰造至也言闕上竦若至天如碣石之山相望矣遡向也謂作金鳳凰置於棟上皆猶向風之飛)閶闔之内別風嶕(音譙)嶢何工巧之瓌瑋(音偉)文綺豁以疏寮(濟曰寮窗也別風闕在閶闔門内嶕嶢高峻也結綺為文以飾之)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濟曰干觸也言高觸雲霧亭亭迢迢高皃)神明崛(元屈)其特起井幹(音寒)疊而百增峙遊極於

及一作反

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子兮望北辰而高興向曰神明臺名井幹樓名疊謂樓形重疊極梁也言置遊梁於浮柱以欒櫨相承累積重構而上也北辰北極星也望北極星之高以起此樓消

雰音分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音勘宛虹之長鬐音岐察雲

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銑曰消除也雰埃塵穢也中宸大地交會之際上爲陽下爲陰清澂亦爲陽故云集重陽也宛謂屈曲也鬐者虹鬐鬣也雲師畢星精也言登此樓見宛虹雲師所依馺闥門也眺視也上飛門而視正見瑤光玉繩之星

將乍往而未半怵音黜悼慄而從竦兢非都盧之輕

趫去嬌孰能超而究升良曰將往升樓未至於半已恐懼矣非都盧輕捷誰能超騰究盡而升也都盧山名其山人善緣高也

馺蘇[illegible]娑蘇可駘音殆盪燾徒到奡五結桔音吉桀居列枍音翳詣承光睽呼圭

罛音呼庨呼交豁呼谷銑曰馺娑駘盪枍詣承光並臺名餘皆高峻深邃皃增桴音浮重棼音汾鍔鍔音咢

列列及宇業業飛檐轍轍魚桀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向曰鍔鍔列列業業皆高峻皃轍轍偃起皃流景內照言日月之光含采飾之曜相引而入宇內也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

不脫扃結駟方蘄音祈轢音歷輻音福輕音巠騖容於一扉翰曰天梁宮名闈門也扃旗關名

連一作途

叫一作窮

隥丁鄧切

隥一作墱

堂一作唐

象一作潒

蘄馬銜也轢謂轢其車轊爲聲以急車也言此宮門高大車上載旗亦不脫扃而入四馬齊銜轢轊而走乃一扉之地而容也長廊廣

廡連閣雲蔓閈音吁庭詭異門千戶萬銑曰連閣謂閣道如雲延蔓相連接閈閈也言閈一

門自有一庭門千戶万言多重閨幽闥轉相踰延移賤望叫窱徒弔以徑廷他頂眇不

知其所返綜曰閨闥互相通而深遠入者眇然而迷不知還路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隥

道邐力氏倚以正東向曰珍臺臺名在城東蹇產高大皃隥道閣道也言此閣道西入宮邐倚長遠之皃自宮言之故言

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他閣而內外

潛通濟曰閬風崑崙山也金墉城也言珍臺之高閣道之長有似閬風之山也橫越也謂越洫過城也城尉官名也弛廢也柝擊木

以守更也言城尉不廢守更而閣道之中潛行以通內外前開堂中彌望廣象觀臨太液滄池

漭莫朗沆胡朗反良曰建章宮中有唐中池廣數十里彌望極望沆也廣象寬大也太液池色蒼故曰滄池漭沆深大皃漸臺

立於中央赫昈戶昈音以弘敞銑曰漸臺臺名在太液池中昈昈赤文也言此臺赤文赫然而又高敞清

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

壘曾罪嵳音罪下嶄仕咸巖以嵒音語音五吾銑曰駢羅謂三山相布貌巖齬林岑壘嵳嶄巖嵒齬言上下皆

於一作以

險按不齊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渠殞於重涯濯靈

芝於朱柯濟曰海曲曰島菌芝類也言風激射於島而水起其濤波浸濯芝菌於重涯之上重涯岸也芝赤色故云朱柯海

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濟曰海若海神玄渚水之深也言神游深渚鯨魚隨波而蹉跎蹉跎

失流兒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向曰李少君欒大皆方術之士以仙道干

武帝帝信之以爲貞固之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

飡必性命之可度翰曰脩長也屑末也瓊蘂玉英也言承取雲表之露和玉英之末服之則性命可度世而不死美

往昔之松喬要平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

慕翰曰松喬羨門皆仙人也美之思與相逢於天路黃帝乘龍於鼎湖之山以升仙言思想此事不慕於俗之人若歷世而

長存何遽營乎陵墓良曰遽急也言長生不死何急營其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

旁開三門參音三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濟曰夷平也庭正也西京城面三門門三

道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經緯廛里端直甍音萌宇齊平濟曰廛里猶邑里甍棟宇也北

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音豕陊音豸木衣音意綈音帝錦

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魚几反銑曰第館宅甲第第一也程撣陁崩陊落也言第一之宅
當道正開門皆擇巧匠以致其功使無崩落之期土不之上加以綈錦朱紫之色武庫藏兵器之處也蘭錡兵架也陳列於甲第之門若今戟門
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向曰宅居也石顯董賢皆漢之倖臣言非此二人誰能居此爾乃廓開九
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翰曰廓大
也長安有九市闤闠市門也旗亭市門樓也五重言累積五重也隧市道也周礼市致大胥月職今但屬三輔都尉瓌貨方至
鳥集鱗萃鬻音育者兼贏音盈求者不匱翰曰瓌貨謂珍物也鳥集鱗萃言多也鬻者賣貨也兼倍
也賣者倍贏其利求者無所乏少爾乃商賈音古百族裨音必販夫婦鬻良雜苦蚩
玄音眩縣邊鄙濟曰行曰商坐曰賈族類也裨益也販謂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苦惡也蚩欺也眩惑也言裨販之人以善物
和惡物欺惑邊遠人鄙陋遠也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向曰昏強也優饒也言何必強作勤勞之
事為欺詐之利自得豐饒足可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良曰許皇后史良娣宣城二帝時皆
恣為奢僭市人男女服飾奢麗皆過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
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濟曰翁伯販脂濁氏賣脯質氏洒削張里馬醫言此等人皆以是業而富或鍾鼎而食或

連騎而遊雖東京公侯之壯皆不過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
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去如雲向曰遊俠謂交結豪強也又曰遊俠
謂輕死重義也張子羅趙君都言此二人並長安名豪家養俠客為人報怨志氣皆擬魏无忌田文也為負輕生重氣之志故君羣黨蕃多如雲
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乞嬌悍音汗虓呼交豁如虎如貙勑愚睚五介眦仕解
蠆敕介芥屍僵音姜路隅向曰茂陵陽陵皆漢帝陵也原涉朱安並居此陵趫悍捷也虓豁勇也言其捷勇如虓虎貙之
猛也貙虎類睚眦蠆芥怒皃言此二人怒必殺人於路傍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烏遇而公孫
誅銑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下獄時帝捕朱安賀請捕安以贖子罪後果得之安於獄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賀與子俱死獄中若
其五縣游麗辯論去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
力之擘音百肌分理翰曰五縣五陵之縣辯論謂談說之士臧善也否惡也毫氂皆細毛言此人彈剝善惡雖毫氂肌理之閒亦能
分擘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于鬼反銑曰言此辯士所好者文言之使生毛羽惡者毀之令生瘡痏痏亦
瘡也郊甸之內鄉邑殷音隱賑音軫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
音格隱隱展展丁謹冠帶交錯方圓接軫翰曰殷賑富饒也槅車扼也貨出曰迁貨入曰引商

旅既多載物之車或出或入隱展相連言富貴皃冠帶
職吏也方並也軫車後橫木也並轅接軫言多也封畿千里統以京
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良曰畿內千里並京兆尹里之中外宮館百四十五所右極盩知留厔知栗
并卷酆鄠音戶左暨音其器河華遂至虢土向曰盩厔酆鄠皆縣名河黃河也華華山也虢地名
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
音作繞黃山而款牛首向曰跨越彌掩也大陸曰阜鼎湖山名細柳地名長楊五柞皆宮名黃山牛首皆山名款至也繚
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銑曰繚猶長也垣牆也緜聯不絕皃植物草樹也動
物禽獸也止居也衆鳥翩翻羣獸駓音否騃音俟散似驚波聚似京峙向曰
駓騃行走皃京峙高丘也言鳥獸散若驚波聚如高丘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銑曰言苑中禽獸多而且
奇伯益不能知其名隸首不能筭其數伯益舜掌山林之官隸首黃帝時筭人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良曰山足曰麓
木則樅七容栝古活椶子公楠音南梓棫音域楩鼻緜楓音風良曰並木名嘉卉灌叢
蔚若鄧林翰曰木叢生曰灌鄧林夸父與日競走於道渴死弃其杖化為林其林高茂故以為比鬱[illegible]蓊烏董薆
烏改薱徒對橚音肅爽櫹音蕭槮音森吐葩颺音揚榮布葉垂陰良曰華葉繁蔚

沚一作阯

集一作奮

皃草則葴音針莎蘇和菅音姦蒯古壞薇蕨荔音隸苀胡郎王芻莔音萌

臺戎葵懷羊皆草名苯音本䔿子本蓬蒲夢茸如腫彌皐被岡良曰言草茂盛

或被滿高岡篠星了簜徒朗敷衍編町音定成篁山谷原隰泱烏黨漭馬黨無

彊濟曰篠竹簜大竹也町畎畝也篁竹叢也言竹生舒布蔓延連畎畝而成叢也山谷原隰之上泱漭然无彊畔迺有昆明

靈沼黒水玄沚音止周以金堤樹以柳杞濟曰沚小渚也水色黒故云玄也今堤言堅如今樹

植也柳杞木名豫章珍館揭音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銑曰

豫章館名在上林揭高也立牽牛織女之象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

濛汜音似向曰扶桑日出处濛汜日入处言此池廣大如日月自中出入其中則有黿鼉巨鼈

鱣陟連鯉鱮翔与鮦音同鮪于軌鯢音倪鱨音嘗鯊音沙脩額短項大口折鼻

詭類殊種向曰言鱗介之屬或長額短項或大口折鼻狀類各異非一族元巨皆大也鳥則鷫音肅鷞音霜

鴰音括鴇音保駕音加鵝我鴻鶤音昆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

北棲鴈門集隼司尹歸鳧沸卉砰音萌訇呼萌衆形殊聲不可

砰一作軿

勝論濟曰隼雁鳥類餘皆水鳥名沸卉砰訇鳥奮迅聲言此鳥形狀既多音響亦異不可勝述於是孟冬作陰

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音博鷙

音至濟曰言陰氣始盛風霜殺草木之時剛蟲鷹鸇豺也候殺氣以祭鳥獸博擊也鷙鳥執也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

川瀆簸補我林薄翰曰振整也維綱也絡綱也衍舒布也謂綱綱大紀天地也蕩簸謂搖動草木叢生曰薄鳥畢駭

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

之中前後無有垠音鍔銑曰畢盡也駭驚也咸皆也作起也寓寄也銀鍔草伏木棲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

失其常處寄以他戍起彼謂起於本處集此謂集於靈囿霍繹紛泊飛走貌无有垠鍔言多也垠鍔際畔虞人掌焉為之

營域焚萊平場槎音乍木翦棘銑曰虞人掌禽獸之官營域繩場也言焚除草萊斫木翦棘為馳逐之處

結罝音嗟百里迒音岡杜蹊塞麀音憂鹿麌危宇騈田偪側良曰罝網也迒

蹊皆獸逕也杜塞也麀牝鹿麌麌麌攢立貌騈謂騈列於田以相偪側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邈戴翠

帽倚金較音角璿弁玉纓遺光儵音叔爚音藥良曰彫畫也軫車也駿火白馬畫為里文翠帽車蓋也

以翠飾之金較以金玉飾也弁馬纓冠也皆以玉飾之遺餘也言儵爚有餘光建玄弋樹招搖栖鳴鳶曳雲

捎所交弧旌枉矢虹旃蜺旄濟曰玄弋招搖皆星名鳴鳶鷗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雲捎雲旗也弧與枉矢皆星名盡以飾幟也旃旄亦旗類畫虹蜺於上因名之華蓋承辰天畢前驅翰曰辰北辰星也華蓋覆之王者法以作之畢鳥網取象畢星先驅載之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楚瘦載獫呂驗猲音歇獢許喬反銑曰千乘萬騎言多也雷動龍趨言迅疾也屬車後車也簉副也獫猲獢皆獵狗也載之以車也匪惟玩元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翰曰祕書道術書即小說也有九百篇本洛陽人虞初所著從容閑和皃言此非小說徒玩好閑和亦以書術自隨俟待也儲具也謂備具以待君問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音班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罔兩莫能逢旃良曰蚩尤作兵戎秉執也禁止也禦捍也若順旃之也言使蚩尤秉鉞斧奮振其鬣被文錦之衣止其不順知神鬼之姦清螭魅山神蝄蜽水神言此神無能逢遇之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濟曰陳列也武旅則武賁之旅也飛廉館名壘辟皆星名以為軍名上蘭觀名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音畝濟曰部曲行伍皆校隊之名燎火也京薪也謂積之如京以燒之駭震擊也雷鼓八面鼓也獵徒士卒也莽長草迾音列卒清候武士赫怒上緹音啼衣韎音賣韐音夾睢

盱䟦扈光焰爥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

為之陁(音雉)堵(銑曰迾遮也清候戒道也武夫之士赫然發怒縱衣韎韐武士衣服也睢盱張目皃跋扈勇壯皃爥照也囂吁声也天庭海浦謂昭震高遠也吳嶽雍州之鎮也陁堵崩落也)百禽㥄(音陵)遽騤(渠追)瞿奔觸(昌句)喪

精亡魂失歸忘趣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銑曰㥄猶怖也騤瞿奔走皃言百獸怖急奔走不知所趣皆自觸輪關輻不待邀遮而逢也關輻謂刺於車輻間)飛罕潚(音蕭)箾(音朔)流鏑㯝(音雹)爆(音朴)

矢不虛舍鋋(音蟬)不苟躍(向曰罕鳥網也潚箾著物皃鏑箭鏃㯝爆中聲鋋小矛也躍投也矛箭不虛投言發必中)當足見蹍(女展)值輪被轢(音歷)僵(音薑)禽斃獸爛若積(七亦)礫(音歷)(向曰足蹈曰蹍車駕馬曰轢積砂石也僵斃皆死也言禽獸死者如砂石也)但觀罝羅之所羂(古犬)結竿

殳之所揘(音橫)畢(音筆)(向曰罝羅網也羂絆結縛也竿殳矛類之屬揘畢猶擊刺)叉蔟(楚角)之所攙捔(仕角)徒搏之所撞(直江)挖(蒲結反)(濟曰叉蔟攙捔皆貫穿也徒搏擊手也括挖謂撞而挖倒)白日未

及移晷已獮(思衍)其十七八(銑曰晷日影也獮殺也言日未移影十分已殺七八分)若夫遊鷮(舉喬)高翬(音暉)絕阬(音岡)踰斥毚(音讒)兔聯猭(敕緣)陵巒超壑比諸

東郭㕙之能獲良曰鵕鸐翬皆雉名遊遨高飛也㕙兔老兔也聯逯成皃絕踰陵超皆越也東郭㕙兔也言此兔趫捷比之不可能獲也

乃使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苦交

摯於韝音溝下韓盧噬於緤音薛末良曰迅羽輕足謂鴈鳥犬也括箭也尋影追括言疾也

發舉飛走皃青骹鴈鷂名韓盧犬名摯執也韝臂韝著以摯手鴈鷂緤牽犬繩也言鴈鷂執雉於韝下犬噬兔於繩末及其猛毅

髬音丕髵音而隅目高匡威懾之獵兕音似虎莫之敢伉音岡翰曰猛毅猛獸

也髬髵奮鬣皃隅目謂目有角也匡眼匡也伉當也此獸作怒兕虎亦畏之無敢當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

失鬘莫亞髶作計髽責瓜植髮隅中袒音但裼先歷戟手跬先睽踽先禹盤

桓翰曰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者育賁獲烏獲皆古之勇力者朱鬘絳袜額也髶鬣髽結束也言結其髮植之如竿祖裼肉袒也戟手手如戟

跬踽盤桓摶物之皃鼻赤象圈巨狿音延摣側家髴音沸猬音胃批音滓貐音庾狻音酸

揩苦諧枳音止落突棘藩翰曰赤象大象巨狿大獸鼻謂執鼻牽之圈圍也髴猬貐狻皆猛獸名摣批搏撮皃揩摩觸也

言摩觸其藩落藩落皆離梗古杏林為之靡拉郎荅樸補木叢為之摧殘濟曰靡拉摧殘言指

突之使擗碎也木有刺曰梗輕鈗僄匹眇佼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巚

魚蹇獵昆駼音途杪音眇木末擭音烏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音臻摕音庭結飛
鼯音吾濟曰輕銳謂捷疾之徒也洞穴深穴也擭摕皆探投也封狐昆駼二獸名獑猢猨類飛鼯飛鼠是時後宮嬖音閉
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
于遊畋其樂只且子余反良曰嬖幸也昭儀後宮官名亞次也常次天子車賈氏賈大夫嘗如皋射雉妻見而笑也北
風詩云攜手同車言盤遊之樂不可極也只且辭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五計
集乎長楊之宮良曰殫窮皆盡也邪睨視也長楊宮名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
胔在智數課眾寡銑曰行夫士卒也展息也數謂數其功課多少置互擺音扱牲頒賜獲
鹵割鮮野饗犒苦勞勤賞賚功銑曰頒布也生執曰鹵犒勞也互以挂肉擺謂披破牲體以佈賜士卒割
新殺之獸勞賞賚勤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音禮方駕授饔音邕升
觴舉燧既釂將曜鳴鍾銑曰千列百重士卒多也饔熟肉也謂車載酒肉以行也舉燧齊飲鳴鍾告盡膳
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步包夥音禍清酤音戶䤄音支皇恩溥洪德
施徒御悅士忘疲向曰膳夫宰人也貳豐也空無也察廉皆視也炰炙也清酤美夥䤄皆多溥博洪大也言皇恩溥洽

大德廣被徒御皆悅樂而忘疲勞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儴音襄佯乎五柞之館

旋憩乎昆明之池向曰巾車掌主車官旆旌也儴佯猶未盡志也五柞館名旋迴也憩息也登豫章簡

去矰音曾紅蒲且子余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音波不特絓胡卦

往必加雙翰曰豫章館在池中矰紅繳射也弋射也挂聯皆繫也磻石箭鏃也絓著也白鵠飛龍皆鳥之名言不著一而已必加於

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許期浮鷁首翳雲芝垂翟音狄葆音保建

羽旗翰曰舟牧主舟之官嬉戲也鷁鳥名也畫鷁為舡頭雲芝之翟葆皆蓋也羽旗隼旗齊栧揚制女縱櫂歌發

引去和去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

蛟蛇銑曰栧棹皆楫也言令妓女鼓棹發此歌聲引以相和也葭管也從曲令急淮南陽阿皆曲名也河馮湘娥蝄蜽皆水神也蛟蛇龍

也憚驚也然後釣魴音房鱧音禮纚鰋音偃鮋音紬摭音隻紫貝搏耆音鴟龜搤音扼

水豹馽中立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翰曰纚網也摭拾也紫貝耆龜皆水虫也搤捉也馽中縛也水豹

潛牛皆水獸澤虞主水官也濫施也何有春秋言不必順時而取之擿吐歷漻音了澥音解搜川瀆布九罭音域

設罜音獨麗音鹿㯌責交鯤音昆鮞音而殄水族蘪藕拔蜃蛤閤吝剝向曰擿探

也㴸澥小水也九罭罜麗魚網也摷殄皆盡也鯤鮞小魚也藻藕水草蜃蛤蚌屬拔茵根取也剝取其肉逞欲畋魰音魚效獲
麑音迷麇烏老摎古巧蓼音老浶音牢浪音郎乾池滌藪銑曰逞極也畋七水獵也麑鹿子麇麋子摎蓼參浶浪
謂徧搜索也乾池滌藪言掇盡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烏獲胎拾卵蚳音遲蝝音緣盡
取蒼句取樂今日遑恤我後翰曰在腹曰胎卵且烏子也蚳蟻子蝝蝗子謂盡取也遑暇恤憂也但取今日之樂何
暇憂後世既定且寧焉知傾陁音雉向曰言今見安焉知後之傾壞陁壞大駕幸乎平
樂之館帳甲乙而襲翠被濟曰大駕天子駕馬也平樂館名甲乙帳名襲用也謂用翡翠飾帳攢
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丁礼之侈
戲濟曰攢聚也紛雜瑰奇麗美也迥遠望寬坦也程課也謂課其伎能以為角觝戲也角觝今人兩兩相當角力也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自江衝狹燕濯胷突銛息兼鋒跳音條丸劒之揮霍走
索上而相逢銑曰烏獲秦之壯士扛舉也都盧山名其山人善緣橦竿上也狹以草為環插刀四邊伎人躍入其中胷突刀上如燕
之飛濯水也跳丸也丸鈴也揮霍鈴劒上下貌索謂以繩繫兩頭二人各從一頭於上交度謂之舞絙華嶽峨峨岡巒
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

瑟蒼龍吹篪音池向曰華山西嶽假作以爲戲即今之山車也上揷草木垂其果實離〻分布皃總會謂集神仙之倡伎戲
豹舞羆之假作其形篪虎篳篥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於爲蛇音移洪涯立而
指麾被毛羽之襳音衫襹音師翰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暢達也蝼蛇餘声詰曲也洪涯古樂人指麾謂分析伎樂也
襳襹毛不皃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〻霏霏雪下
皃皆分爲作之㫖句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臣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次復陸重閣轉石成雷復陸
首道復閣也於上博石以象雷声礔浦覓礰音歷激而增音砰俌耕磕康艾象乎天威銑曰曲度
謂曲之節度也雲雷霹礰霹靂之屬皆幻化爲之砰磕声也言其声有似天之威也巨獸百尋是爲蔓延去神山
崔嵬欻許律從背見熊虎升而拏居加玃音攫猨狖羊究超而高援
銑曰巨大也拏手攫搏持也言作大獸名爲蔓延之戲今負神山於背致熊虎猨狖之屬皆相搏持於山上怪獸陸梁大雀踆
踆七倫白象行孕垂鼻轔音鱗輑屈筠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音苑
以蝹蝹於雲反良曰陸梁踆踆皆行走皃孕産也謂僞作象令行産其子轔輑象鼻昇下垂皃海鱗大魚也初爲魚後化爲龍蜿〻蝹〻
龍行之皃含利颬颬呼家化爲仙車驪音離駕四鹿芝蓋九葩蟾常占蜍

常余與龜水人弄蛇濟曰含利颬〻開口皃言初為獸後化為仙人車仍以驪馬駕之芝蓋以芝英為蓋葩花也蟾蜍蝦蟆也水人俚人也能禁固弄蛇奇幻胡辦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濟曰奇幻謂幻人能分一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雲霧或畫地成川河杳冥陰暗皃東海黃公赤刀奧祝音呪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常呪反翰曰有東海人能以赤刀以越人祝法厭白虎觀前術不能行謂白虎所殺蠱惑也售行也謂挾不正之道者於是不得行爾乃建戲車樹脩旃侲音振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音根絓音前譬隕絕而復聯翰曰樹植也脩長也旃謂橦建於戲車上侲𢾗也僮小兒也言衆小兒見其材伎於橦上翩翻上下皃突然投身將落復以足跟絓橦上若絕而復連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向曰於橦上作百馬以一轡馳騁其伎態不可窮盡彌盡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翰曰鮮卑北胡也發射也言假作人形彎弓以射西羌北胡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濟曰衆變謂伎樂也醒飽也萃至也言伎樂畢心飽於悅樂於悵懷恨然思念所至之処陰戒期門微行要平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濟曰武帝置期門郎陰為戒勑与之微行出不欲罷謂之

（要女自上紐下謂之御廟天子印所以世傳者禮服之言既微行懷藏璽緩自降同賤微）便旋閭閻周觀郊隧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濟曰便旋猶迴轉也閭閻里門也郊隧近郊之道龍出能變化言天子或同微人或復尊位變化亦猶龍神焉彰明也以此見明天子之貴矣）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音宛於遠反良曰歡悅也捐弃也衰色老惡宴嬿嫵婉美皃言適所悅之所從而幸之）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良曰羽觴杯上綴羽以速飲也祕舞謂希見之奇曲也妖）氏始徐進而羸（力為）形似不任乎羅綺（蠱豔美也夏姬夏之美女虞氏謂虞公善歌者羸形宮女之形羸弱似不勝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跐（音此）豸（音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鷰鶴之羣罷（魄美反濟曰嚼吟也謂清商之声嬋娟跐豸姿媚妖麗也縱射迅赴言舞容命赴汎節鷰鶴羣罷態言舞容以之）振朱屣於盤樽奮紅袖之颯纚（音史）要（音杳）紹修態麗服颺菁昭藐流眄一顧傾城（銑曰言振蹈朱履於盤樽之間颯纚舞袖貌颺明也菁華英也昭藐美視皃言此之美人一顧可使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良曰展季柳下惠桑門西国沙門此二人至貞絜見此之美亦經營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

惟愛所丁銑曰丁當也後宮自皇后已下位有十四等皆競於榮寵盛衰不常惟當意者悅之衛后興於鬒音真修髮飛燕寵於體輕向曰衛皇后以黑髮見寵趙飛燕以身輕蒙幸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音逾濟曰逞快也言快至盡媮也唐詩刺昭公儉也云子有車馬不馳不驅宛其死矣他人是媮媮樂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濟曰言自君所作即為故事何必拘於禮也成帝初立昭儀增位在婕好之上賢董賢也為大司馬後封高安侯世言既為公又為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翰曰成帝謂趙昭儀曰使天下無上趙氏也帝將禪位於董賢以法虞舜時王閎爭之乃止載則渝變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翰曰言高祖創業雖暫是勞令子孫繼躰以承其基趾只為永逸但耽樂從意而已何所思慮哉多歷年所二百餘基翰曰從高祖至平帝二百三十年徙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音帝深則難朽濟曰但以京師沃野豐盈山川險固足為襟帶易為守備処之者自彊盛據之者能長久亦由水木之深遠難為枯竭故奢泰肆情而馨香烈彌

茂良曰肆放也彌益也列業也言險固之地故得放肆肴後而馨香之業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

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濟曰鄙生公子自謂謙也言我生漢後三百年外未聞之事傳人之耳髣髴如夢中矣未能見其一隅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

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銑曰此謂東都也言不歸西京何如殷人數遷乎言似之也殷自契至湯八遷自湯至盤庚五遷祖乙亶甲居之也耿祖乙居河水所毀曰圮是不常其土地盤庚作告人遷都之苦息人不欲徙故言苦也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

業莫我大也濟曰言聖德同天掩括四海為家也富有之業无大於我漢也徒恨不能以靡麗

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翰曰儉嗇猶節也齷齪小也但恨不能靡麗華國獨為節愛以自小也蟋蟀詩也所以刺儉嗇言今亡此詩意不為遊樂謂何疑問之詞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

而不欲歟向曰豈亦欲得西京奢麗而不能往將能往而不欲去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

辨之之說也銑曰蒙公子謙也惑焉言我竊惑此意焉願聞所辨說



文選卷第一

文選卷第二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南都賦一首

左太冲蜀都賦一首

東京賦　張平子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向曰大辯若訥憮音武然有閒良曰憮然猶默然有閒猶有傾也先生怪公子盛稱西京奢麗無度故默然有傾將陳東京之事乃莞爾而笑銑曰莞爾小笑皃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濟曰若客謂公子也爲末學近所受膚薄貴於耳聞賤於目見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向曰古謂西京今謂東京言公子外雖有胸背內實無心所以不能識禮經之節制若此之用心誠宜以彼西京奢侈爲榮以我東京儉約爲陋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回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而知新研覈胡格是非近於此惑也翰曰悝嘲也如之何猶如何也之助句也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公大慙言由余西戎孤臣也尚能嘲穆公之奢泰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有溫故知新研覈是非之資而

反近惑於此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良曰
姬周姓也言周之末年不能行政政多邪僻宮君也鄰近也始自幽厲二王小人在位與君子為鄰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嬴氏搏
音附翼擇肉西邑翰曰嬴氏秦姓搏猶加也言秦因周之衰若虎加翼得擇肉而食謂據西邑之險擇諸侯而政之是
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良曰七雄韓魏燕趙齊楚秦楚築章華於
前趙建叢臺於後銑曰楚靈王為章華宮趙武靈王起叢臺秦政利觜長距終得
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也向曰秦始皇帝名正擅專也喻天下為大場六國為鬬雞利觜長距終專
擅之言始皇由兵猛銳竟滅六國專有天下思為奢麗無如己者乃措阿房傍起甘泉結雲閣觀
南山濟曰秦起阿房宮作甘泉前殿二世起雲閣欲與南山齊又起觀於南山巔也征稅盡人力殫然後
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三夷之刑翰曰殫亦盡也太半三分取二也夷殺也參夷謂夷三族之刑矣言
秦國用費盡更重稅人三分取二不能出者殺其三族也其遇民也若薙土帝氏之芟所銜草既
蘊崇之又行火焉向曰薙氏掌除草蘊崇積聚而又燒之秦之虐民有類於此也惵惵徒頰黔
首豈徒跼局高天蹐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銑曰惵惵

枳一作軹

衆懼皃黔首人也跼偃僂蹐輕足行也言黔首振懼豈但畏天地偃僂輕行而已恐秦刼殺之驅以就役惟力是視翰曰言秦驅逼役人但視其力不察其飢寒勞苦也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濟曰百姓不能忍秦之苦若擔重而行晝夜不息及漢乃捨皆欣戴荷高祖之德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濟曰膺當也籙五勝之籙圖河圖順天意以誅秦漢以火德旗幟皆赤大號大發號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銑曰諸侯無道者則亡之存道者則固之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枳止塗音度協韻向曰高祖圍項羽垓下掃滅之秦王子嬰繫頸以組降於枳道枳道亭名也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銑曰我高祖也言高祖新平天下據秦宮府未暇營作洛宮也是以西匠營宮目覩阿房傍規摹莫胡踰溢不度入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不康良曰西匠西人爲匠也臧善也康安也高祖既西都秦中復使西人營理宮室西人嘗覩阿房之踰溢過度不善雖使抑損尚過周宮觀者猶以爲陋高祖尚以爲奢泰而不可安也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良曰高高祖也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翰曰文文帝菲薄節儉致太平也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

然之功濟曰武武帝定越地爲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是大啓土宇也遂登太山升肅然以紀其功宣重直用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銑曰宣ゝ帝享獻也呼韓單于願獻國寶也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翰曰高皇帝爲太祖廟文皇帝爲太宗廟武皇帝爲代宗廟宣皇帝爲中宗廟此四廟代ゝ不迁毀其主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銑曰彝彝器鍾鼎祖宗之器以銘紀功勳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故舊蔽善而揚惡祇章移吾子之不知言也向曰爽差也先生以爲公子之意稱西京之盛宜不嫌於故舊理當申陳飾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諱國惡今公子捨四帝純懿之德不述取元成差爽之過以談是蔽善揚惡反似嫌於故舊是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是則黃帝合宮有虞氏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瑶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銑曰肆放革改也有虞帝舜也合宮總期皆明堂名夏癸桀也作瑶臺殷辛紂也作瓊室皆以瑶瓊飾之故以名焉言公子以奢放爲賢則黃帝與帝舜作合宮總章皆是不如桀紂作瑶臺瓊室也若此湯武誰復改易此弊而用師伐滅之盍音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乎良曰盍何不也何不覽東京儉約悟西京奢泰也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濟曰至德及遠故可巡狩四海之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濟曰險隘要害之處也恃險不及守位遠

影一作景

矣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 翰曰苟且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知帶易守先生言且人心不信雖有於此復何補乎 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向曰負恃也二關函谷武關皆秦之塞沛公攻武關入秦又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若此險阻不足恃明矣 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 銑曰偏據謂西京宅中謂東京 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 良曰先王成周王也邑洛邑也掩度觀視也九隩九州之內也靡非無也言成王經始此邑度視九州之內無地不營以土圭之法測正日影而此地不縮不盈正得天地之中四時風雨於此交會故建立王城 審曲面勢 濟曰審其曲折觀其面勢 泝音素洛背河左伊右瀍 向曰泝向也洛河伊瀍皆水名 西阻九阿東門于旋 銑曰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謂之九阿旋旋門坂 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 銑曰盟津河名太谷二名 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音接乎轘轅 翰曰轘轅坂名言大道伊闕之界迂迴而行轘轅之上雖邪亦捷也 太室作鎮揭音竭以熊耳 銑曰太室嵩高別名熊耳山名揭表也鎮國鎮也 厎柱輟流鐔徒南以大岯音披 良曰厎柱大岯皆山名厎柱山在水中若輟止於流也鐔者劒也大岯險要亦猶是也 溫液湯泉

黑丹石緇（音滓 良曰緇黑也言丹黑上石相雜）王鮪岫居能（奴來）鼈三趾（翰曰山有穴曰岫王鮪之魚居穴中故云岫居鼈三足曰能皆出此水）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濟曰宓妃神女伊洛之精也當亦館於此中其神挺然可紀）龍圖授羲龜書俾（必利）姒（良曰俾與也羲伏羲也得龍圖於河姒禹姓也得龜書於洛言二水授與之）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濟曰召公先相宅云我卜惟洛食言吉也周公往營繩直而制）萇弘魏舒是廓是極（向曰廓開也極致也言致功開立之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銑曰軌轍也言途可容九軌雉高三丈隅角也）度（徒洛）堂以筵度室以几（濟曰筵席也几俎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皆取几筵爲准）京邑翼翼四方所視（良曰翼翼美皃）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平彼）巨猾閒（去）舋（許覲）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向曰宅居圮毀也神器帝位也三六十八載也言漢初不居我東京所以中有毀絕巨大也大猾王莽閒伺閒隙竊盜輕弄帝位歷十八載偷以自安蒸衆也昧衆人不敢貳心於莽者懼莽之威深重矣此皆由西都之禍也）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所今）墟（良曰世祖光武皇帝也忿黃巾之逆乃起於南陽白水後

旣一作乃

討王郎旋於𩕄地𩕄地參分野龍飛鳳翔喻聖人之起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翰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喻王莽也昔共工作亂帝嚳使祝融攻滅之光武以二十八將誅王莽亦猶是也欃槍旬始群凶靡餘銑曰欃槍彗星也旬始妖星也喻羣賊光武討而滅之區宇乂寧思和求中良曰天下乂安思陰陽和求天地中將都於此也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濟曰睿聖哲智玄遠茲此也言光武聖智通覽洛宮之美而都之曰止曰時昭明有融向曰時是也融長也言光武當此是洛邑必有昭明長久之福旣光厥武仁洽道豐翰曰言能光大武德又使仁道滿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銑曰光武登岱山封禪勒石紀功成可與黃帝比其崇高逮至顯宗六合殷昌良曰顯宗孝明皇帝也逮及也及至顯宗之時天下殷富昌盛也旣新崇德遂作德陽良曰崇德德陽二陽皆殿名天下富盛乃理宮室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七將反向曰南端門名闈門也言此門特達衆門而起應門亦門名將將高皃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宮商濟曰木主仁故立崇賢門於東金主義故立金門於西以明仁義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翰曰雲龍神虎皆門名龍為木列在東武為金列在西雲神皆龍虎所用也龍可使屯集武可使屯置也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向曰象魏闕也一名

覲六典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旌明也懸之於闕以明之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音敕迎春壽安永寧濟曰八者皆殿名飛閣神行莫我能形銑曰閣道相通不行於地故云飛神者謂不知其行不見其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音宜渚戲躍魚淵游龜蠵音惟良曰濯龍芳林園名蠵龜類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列清鵯音匹鶋音居秋棲鶻音骨鵃竹交春鳴鴡七余鳩麗呂知黃關關嚶嚶濟曰永安離宮二名幽流狀流也列絜也鵯鶋鶻鵃鴡鳩麗黃皆鳥名也關關嚶嚶二聲也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歡安福銑曰三者皆殿名謻音移門曲榭邪阻城洫翰曰謻門二名宮室相接謂之謻有木曰榭言邪抗城池奇樹珍果鉤盾音允所職向曰言珍者美之也鉤盾王小苑也西登少華亭候脩敕良曰西園中有少華山有亭有候敕整正也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濟曰寔安也九龍門名嘉德殿名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言尚質我天子好儉約乃安止於此於東則洪池清籞音語淥水澹徒敢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土敢獻

鼈蜃示忍與龜魚供鍋古花蜱蒲生與菱芡巨儼反翰曰供池池名蘋於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
阜多也蔚茨菱芡皆草名蜃蝸蜱皆水族可獻者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良曰平樂
觀名都為大場作樂使遠人觀之龍雀蟠音盤蜿於元天馬半漢濟曰龍雀飛簾也天馬銅馬並置平樂觀
蟠蜿龍雀皃半漢天馬皃瑰異譎詭粲爛炳煥銑曰瑰異譎詭並奇也粲爛炳煥並明也奢未及
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向曰盡合法則於是觀禮禮舉義
具濟曰觀其礼具見其義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良曰亟急也經始之際不務於急故百姓慕義不終日而成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銑曰
言天子猶以為一日姓為之勞苦我居之逸樂乃思堯舜茅茨不翦大禹卑其宮室將師法之乃營三宮布政頒音班
常複音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良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頒
布也所以布常礼之宮複廟重檐飾也明堂九房而八牖授猶賦也順隨也鄉方也言頒政賦教必隨時月而居其方造舟清池
惟水泱泱音央濟曰造舟比舟為橋也泱泱水流皃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
賢簡能奴來反協韻向曰謂辟雍也因行礼射有才德者則進用之有衰退者則距絕之此表異其賢與簡別所能馮皮冰相

息亮觀祲音浸祈禠音絲攘災銑曰祲氣分氣也祈求也禠福也攘除也馮相氏主候星宿氣分氣之官求福除災

於是孟春元日羣后傍戾翰曰元日成朔也戾至也諸侯四方而至百僚師師于

斯胥洎良曰僚官胥相也洎及也百官至相師法於此相及藩國奉聘要音伊遥荒來賀徵刑反協

韻銑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蕃服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五百里曰荒服此五服之君皆來聘留孚以質之具惟帝臣

獻琛執贄音至向曰具俱也琛玉也贄幣也言獻玉執贄幣於此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

以二良曰數万言多也以二列為二行也爾乃九賓重平声臚音盧人列濟曰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

夫士也言積重多也臚人鴻臚也主賓客之官羅列其尊卑以朝也崇牙張鏞音庸鼓設良曰崇牙猶簨虡以挂鍾

鼓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音殺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五結反銑曰鎩鋒刃也虎賁中

郎將次階而立矛戟交鎩龍輅天子車雲旗々名拂霓言高皆述陳設之狀夏正三朝庭燎晣晣音章列反向

曰夏以建寅為正虞用之三朝歲月日之朝庭燎燒柴也晣々火明皃撞鴻鍾伐靈鼓旁震八鄙軯

普萌礚苦代隱訇火宏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翰曰八鄙八方也軯礚隱訇皆鍾鼓声其

發越迅疾若此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厢銑曰自皇帝輦動左右稱警言東西序曰厢天子至

除一作塗

於此冠通天佩玉璽音徙紆黃組要乎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尹之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良曰通天天子冠名要帶也干將劒名白里謂之斧扆依也施斧文屏風於後次席竹席紛純謂以組為緣聽〻〻朝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向曰辟君也司儀掌九儀辨尊卑等班也子執穀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奠定也言班等既定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七羊信天下之壯觀也翰曰三揖者公卿特揖特獨也言曰三揖之大夫旅揖旅衆也言衆揖之士傍揖言不出也穆〻皇〻濟〻將〻皆盛美之皃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人隱而除其眚所景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良曰羨延也東除東階也恤憂也隱痛也眚災也言天子憂民之所痛為除其災若不得其所猶納己於隍池之中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向曰皇暇也匪敢怠慢何暇為安靜自樂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銑曰皇大也賚賜也輿臺賤稱上賜大官下及賤〻命膳夫以大饗饔餼虛毅浹子頰乎家陪翰曰膳夫主供食〻〻熟曰饔生曰餼浹徧也陪諸侯之臣也言大享賜官僚生熟之物徧於公卿之家春醴音礼惟醇燔炙

伐元炙芬芬 銑曰醹酒也芬芬香也燔炙飲食之香 君臣歡康其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 七旬反濟曰君臣歡康只醉酒薰薰然言百官畢礼事皆踆巡而退 勤屢省 古井 茂乾乾 良曰尚書曰云屢省乃成易曰終日乾乾言勤茂此道 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 銑曰言合玄遠之德通自然之道 憲先靈以齊軌必三 蘇濫 思以顧愆 翰曰憲法也先靈先聖也軌跡愆過也言猶三思懼己有過 招有道於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 音殘濟曰言求賢於仄陋又辛能直諫者耿絜清白皃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陳列束帛皃 上下通情式宴且盤 向曰式用也宴安也盤樂也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 銑曰祭南北郊報天地之功 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 翰曰祈求也玄天也虔敬也 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 濟曰殫亦盡也言盡獻精誠敬奉禋祀 曰允矣天子也 濟曰允信也言信矣天子之德 乃整法服正 上 冕帶 向曰法服天子服也整其冠帶也 珩 音行 紞 丁敢 紘 音宏 綖 音延 玉笄綦 音其 會火龍黼黻藻繂 音律 鞶 步干 厲 銑曰皆冠帶名 結飛雲之袷 古洽 輅 音路 樹翠羽之高蓋 翰曰袷猶次也言次

車樹翠羽爲蓋如飛雲 建辰旒之太常紛焱必遥悠以容裔 向曰辰日月星辰畫之於旒垂

十二旒名太常焱悠容裔從風轉薄皃 六玄虬渠幽之奕奕齊騰驤之沛普外艾 良曰

玄黑也天子乘六馬馬高七尺曰虬騰驤沛艾馬行之皃 龍輈張流華轙音蟻金鍐子揔鏤鍚音陽 銑曰

輈車轅刻爲龍華華彩也載轡謂之轙金鍐鏤鍚皆馬之飾 方釳音乞左纛徒到鉤膺玉瓖音襄 濟曰

纛縣以牦牛尾爲之皆馬上飾 鑾聲噦噦呼外和鈴鉠鉠 於良反銑曰噦噦鉠鉠皆鑾鈴聲 重輪

貳轄疏轂飛軨 音零良曰重爲輪以貳轄括之疏轂刻其轂爲文飛軨畫緹紬繫軸上 羽蓋葳蕤音威蕤

葩瑵音爪曲莖 濟曰葳蕤羽蓋皃瑵與爪同言羽蓋悉以金作華飾之其莖低曲而靡迤 順時服而設副

咸龍旂而繁纓 向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之方色以相副皆載龍旂繁多纓絡於其間 立戈迆弋止戛農

輿輅木 銑曰戛長矛也戈短故立於車上矛長故靡迤邪柱也農輿籍田車也車無飾曰木 屬之欲車九九乘

軒並轂 良曰屬車後車也九九八十一乘也並轂言車多並行 琿音伏弩重旃朱旄青屋 翰曰琿載

弩車餘皆車上飾 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銑曰言導引之次已定先車乃行 鑾旗皮軒

通帛蒨千見旆 銑曰鑾旗皮軒皆車也通帛蒨旆皆旌旗 雲罕九斿鈒所及戟轇音交轕

音葛向曰雲罕九斿亦旌旗別名釵鋋也轇轕雜亂皃髶而利髦音毛被繡虎夫戴鶡音曷翰曰髶髦髦頭茸騎也衣繡衣武賁之士戴鶡冠駙音附承華之蒲梢所交飛流蘇之騷殺桑葛反良曰駙副也蒲梢汗血馬也言取承華廄蒲梢馬駙馬以為副流蘇五采毛為馬飾騷殺飄颻皃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音曹囐才達反銑曰輕捷武猛者謂以軍兵在後陳列鼓奏嚴鼓之聲嘈囐震發也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音征而建黃鉞翰曰戎士武士也介甲也言武士帶甲乃揚舉揮發也鉦鐃類黃鉞金飾斧清道按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音隣殿丁見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音真叶韻濟曰天子清道而行若天之行轉星之陳布肅肅習習隱隱轔轔皆車馬聲言後車未出城前驅已自郊而反言車騎之多畛界也成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向曰言敬神之美盛於夏德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良曰孤竹雲和皆山名生竹與梓可為管為瑟因以為名之靁鼓𪔵鼓烏玄六變既畢銑曰靁鼓鼓名𪔵鼓𪔵鼓鼓聲也凡樂六變為一成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良曰言舞人冠華冠秉翟毛也佾列也天子八列元祀惟稱群望咸秩翰曰元大也稱舉也秩序也群望群山望祭者也言大祀既舉望祭之山皆有次序颺槱音由燎之炎煬音揚致

高煙於太一向曰槱木名周禮用之焚燎之煙上至於太一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神歆馨而顧德祚
靈主以元吉濟曰歆饗祚報也天神既歆德馨報我聖主元吉之福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
光武以作配銑曰宗尊也配於上帝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祖回反向曰摧至也
辨五方之位正其法則則五方精靈帥然來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懋木候反濟曰
漢以火德故稱赤氏言尊我赤氏之光四方之靈皆美悅而信安之懋美也允信也懷安也於是春秋改節四時
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良曰不忘祖考躬追養於宗祧祧吐堯反奉蒸嘗
與禴禴音藥祠銑曰祭者所以追養也祧遠祖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物牲辯省設其
福衡向曰將祭之物必徧省視之設福衡持牲物令不得觸觸也毛炰豚胉炰音包胉音博亦有和羹良曰
毛炰豚也胉豚脅亦有以和羹美滌濯靜嘉禮儀孔明濟曰加善也靜絜也孔甚也言滌濯絜善禮儀甚明
萬舞奕奕鐘鼓喤喤喤音皇濟曰萬舞干舞也奕奕舞皃喤喤鐘聲靈祖皇考來顧
來饗平由神具醉止降福穰穰穰而羊反向曰神既來饗醉上於此降福穰穰言多及至
農祥晨正土膏脉起銑曰農祥謂大駟房星正月中晨見南方農之祥候也是時土脉潤起可以耕也膏潤也

飾一作設

乘鑾輅而駕蒼龍（良曰蒼青色乘此將藉田）介馭間以剡（以冄）耜（向曰剡利也置利耜於介者左馭者右故曰間耜金也）躬三推（土回）於天田脩帝藉於千畝（濟曰天田天子之藉田禮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為藉田千畝）供禘（亭細）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銑曰禘郊祀於郊以供黍稷勤已戒怠惰也也）兆人勸於疆場（音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翰曰疆場田畔也耘去草也耔擁本也懋勉也兆民沐化相勸勉理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銑曰載陽三月也將行射禮）設業設虡（哥舉）宮懸金鏞（向曰鏞大鍾也業虡懸鍾之具也宮懸四面懸也）鼖（音汾）鼓路鼗（音逃）樹羽幢幢（音童翰曰鼖鼓大鼓也路鼗小鼓也樹羽毛摽飾鼓也幢幢羽皃）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良曰言此時禮物備有儀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翰曰伯夷舜秩宗也使相視禮儀夔舜典樂也使之為工言后者以其為諸侯也時雖無此二人言我今使賢皆此類故稱之）張大侯制五正（音征翰曰周礼云王射三侯五正言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侯也）設三乏厞（音翡）司旌（銑曰厞隱也張三侯故設三乏乏以皮革為之令人隱於内舉旌以指箭中）并夾（古洽）既飾儲乎廣庭（濟曰并鉗箭具箭前高手取不及當用鉗取之儲置於射堂之庭）於是皇

輿夙駕輦（士佳）於東階（良曰夙早也輦却也却在東階以待天子）以須消啓明掃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向曰須待也天光日也言大明星消滅不見朝霞掃除日上於扶桑乃天子出時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濟曰弭節猶按節也陪乘從車也大丙太一御也風后黃帝時三公或按節為御或使從車俱行亦類上文使伯夷與夔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濟曰攝提星名隨斗柄所建十二月也玉衡北斗中星主迴轉也主天子隨攝持所建玉衡所運至於射宮是與天合德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側留虞奏銑曰王出入則樂奏王夏王射奏騶虞決拾旣次彫弓斯彀古候反向曰次比也彀張也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所以鉤絃拾韝捍絃著左臂言二物相比彫弓遂張也彫弓言彫畫也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良曰天子親射者助陽氣達万物也暮春有草木未生者皆通達使生昭明也明誠心遠喻天下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音叨餮他結之貪欲音喻叶韻翰曰饕餮貪財食也言皆以德業滌除之使不生也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銑曰衍布也遐亦遠也騖馳騖也言仁義四散及於遠方也日月會於龍豬音闘恤人事之勞疚濟曰豬尾也尾星龍尾也日月會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此時撫恤勞苦病疾也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良曰子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之力勤勞使飲酒歡欣執鑾刀以袒割奉觴

敘一作次

豆於國叟翰曰鑾刀上鈴也袒肉袒也觴酒器也豆籩豆也国叟三老五更也天子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執刀肉袒割牲奉酒及籩豆於三老五更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向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降至尊之位迎送拜此三老者以教訓天下恭敬也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叶韻向曰偷踰也我有嘉賓其樂愉愉銑曰賓三老也愉愉和悅皃聲教布濩盈溢天區翰曰濩散也言布散溢出區宇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濟曰文德謂郊祀尊三老等武節謂講武三農之隙曜威中原向曰隙暇也三農謂春夏秋是務農之時冬即農之暇也曜威謂曜兵丘成歲惟仲冬大閱西園濟曰大閱簡車馬也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良曰先期吉日以戒獵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向曰悉盡也率猶歛也鳩聚也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向曰亦聚乃告備具乃御小戎撫輕軒翰曰小戎之車輕可畋獵也中田四牡既佶奇栗且閑銑曰四牡四馬也佶健也閑習也言四馬至于中田皆競健慣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苑結徒為營濟曰繽紛風吹皃結車徒為營城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濟曰和軍門周礼大閲虞人為表言敘列軍門建樹標表鉦鐸所以節進退言司主者授人使擊發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銑曰言鉦鐸坐而教進退之節是謂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銑曰牲牛羊豕也斬牲者示人之必戮明不從令者必斬陳

東京賦

師鞠旅教達禁成翰曰鞠告也皆知教令識禁忌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銑曰使人

俱舉火武士布散若星鵞鸛音灌魚麗音離箕張翼舒濟曰鵞与鸛皆陣名魚麗陣勢箕張翼舒

亦陣之形軌塵掩迒音岡匪疾匪徐向曰掩覆也迒迹也言車軌之塵下覆落其迹是不疾不徐而得中馭

不詭遇射不翦毛翰曰射背去者不橫射前翦斷其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良曰六禽

鳧鴈雉鶉鴽鷃也升上也上獻宗廟四膏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時膳供四時之膳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

禮三驅解罘伏候放麟銑曰既成礼而解罘網不欲多殺麟獸也稱放則餘獸可知不窮樂以訓

儉不殫物以昭仁翰曰殫盡也若此可教於儉明於仁也慕天乙之弛式氏罟音古因教

祝以懷人向曰天乙湯也懷安也湯見網置四面湯去其三面置一面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犯命者今慕此以安万人

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濟曰儀法也姬伯文王也文王將獵渭水之陽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

王之師果遇太公載以俱歸言我講武法此而思之也澤浸昆蟲威振八寓翰曰浸潤也昆蟲小蟲也潤及之言

惠澤廣威德遠八寓八方也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良曰言好遊樂而不荒淫信文武之道薄狩于敖

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濟曰璅璅鄙陋也岐陽岐山之陽也成王所獵敖地名宣王所獵蒐狩皆

獮也言天子過之彼皆鄙陋何足比數爾乃卒歲大儺奴何毆除群厲銑曰儺逐疫也歲終之日為之
以清京室也厲疫癘鬼方相秉鉞巫覡胡激操七刀茢音例向曰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秉持也鉞〻斧也男曰覡
女曰巫茢黍穰可以敺鬼侲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銑曰侲子童子也皆朱冠玄衣桃弧棘矢
所發無臬音刈叶韻良曰弧弓也臬限也无限其數飛礫雨散剛癉音亶必斃向曰礫石也癉鬼也
言投石如雨剛堅之鬼皆死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翰曰煌火光也火馳星流言急也赤
疫鬼名急逐惡鬼奔於四方然後凌天池絕飛梁銑曰天池海也凌渡也飛梁浮橋也言逐鬼渡海為浮橋絕過
之將至海外擒殺也捎所交魑魅斮側角獝葵筆狂斬蜲紆危蛇逸斯腦奴老方良向曰捎斮斬腦
皆殺害也餘並惡鬼名囚耕父於清泠音零溺女魃蒲葛於神潢音黃良曰清泠神潢皆水名也
耕父女魃皆鬼也言囚溺二鬼於二水之中殘夔魖音虛與罔象殪煙計野仲而殲子廉游光
翰曰殘殪殲亦殺害也夔魖罔象野仲游光皆鬼名八靈為之震慴之涉況鬾音岐蜮音域與畢方
濟曰八靈八方神也震讋也鬾蜮小鬼畢方老鬼言擒殺衆鬼於四海之外八方之神尚猶讋慴況老小之鬼乎言怖懼之甚度朔作
梗音埂守以鬱壘神荼音徒副焉對操七刀索葦向曰梗病也操執也〻一古有神荼与鬱壘昆弟

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處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樹下閱百鬼无道理者縛以葦索而飼虎言度朔有鬼為人病者使二人對執索葦以縛之

目察區陬祖侯司執遺鬼綜曰區陬隅隙也言欝壘神荼察視隅陬之閒有遺餘之鬼將執之夫大儺驅逐豈能見鬼遂殺於海外拌索而縛之乎蓋作者飾其事壯其詞

京室密清罔有不韙音韋翰曰密靜罔无韙美也言掃去衆鬼京室清靜无有不美

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濟曰庶衆也育養也若此言德化及之

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向曰卜征卜行將巡狩也考其嘉祥終然吉善而後行

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良曰岱嶽泰山也巡狩至此勸其稼穡

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於六反濟曰衡秤也律管也軌車跡也量斗斛也舒緩也燠暑也使天下衡律軌量皆同為一而寒暑急緩齊均也

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銑曰省察也幽昧也黜退也陟升也察有暗者退之明者升之既畢而歸

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侯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翰曰舊墟西京也侯待也閶風閶闔之風也言待此風自西遐遠而至乃祀高祖

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向曰春為發生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地戶而出言春將者為有蟄蟲潛匿未出者故巡狩以啓發出之

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徒戶銑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豫亦猶也言秋游者觀收成見豐年之多稌稌稻也

嘉田畯之

勤一作行

零亦作令

匪懈勤致賚于九扈音戶良曰晙主田吏九扈農正也嘉其勤而匪懈皆賜賚之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莫補反叶韻向曰摹法也瞰視也暘谷日出處睨亦視也玄圃在崐崘山言天子巡狩東視日出之處而視崑崘之上眇然於天末為期規以万代之業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悆羊主反銑曰膺當悆寧也言自巡游而還釋吏士之劬勞受多福以安寧總集瑞命備致嘉祥良曰總會集聚也瑞命嘉祥皆王者之美應圉音語林氏之騶音鄒虞擾澤馬與騰黃濟曰圉牢也擾馴也林氏有珍獸名騶虞澤馬騰黃皆神馬也言皆得牢養馴擾之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向曰女牀山有鸞鳥丹穴山有鳳凰言皆集於此而鳴舞植華平之春圃豐朱草於中唐銑曰華平瑞木名朱草瑞草名中唐中庭也言種植於圃豐盛於庭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向曰惠風仁惠之風洎及也幽荒九州之外言惠澤及遠北燮素叶丁零南諧越裳銑曰燮和也丁零越裳皆国名言能以德諧和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音郎翰曰樂浪大秦東西遠国名言盛德包過於此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翰曰僉皆也稽首拜也重舌謂曉夷狄之語重為敘其詞者以譯其意若此譯語度九重之国乃至於此也曰來歸于我王而拜首於前也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

植亦作殖
當亦作將

盤改奢節儉則合美乎斯干 銑曰迁邑易京謂改都東京也盤庚殷王盤庚言与之同德斯干刺儉之詩亦与之合義 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 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剋己履老氏之常足 翰曰孔子云剋己復礼老子云知足常足 將使心不亂於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向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 濟曰犀象牙角也賤簡藏抵皆輕弃不用 翡翠不裂瑇瑁不簇 音族 良曰不割裂其羽不以簇其躰以為用 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翰曰賢可理人穀可飡食人故特寶貴之 人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愨 苦谷反 良曰愨實也末謂浮華本謂忠實人皆去彼取此 于斯之時海內同說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禕而 銑曰侯惟也禕美也而語助 蓂莢為難蒔 神志 也故曠代而不覿 惟我后能植之以至和平方當數 所五 諸朝階 向曰蒔栽也覿見也后君也植種也蓂莢瑞草生於階下月一日日生一莢十六日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則一莢厭不落王者證以知月大小言此草不可栽我君能植之於朝階方數莢之數以辨月大小 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 良曰胡何也懷安也柔和柔也 聲與風

望一作仰

翔澤從雲遊銑曰言仁聲德澤隨風從雲布霑天下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濟曰我賴賴我也皆賴我君德之德无所求也德寓天覆音赴輝烈光爛翰曰寓猶蓋也言帝德為蓋如天之覆下人輝列光爛皆明也言德之自上而照猶天垂日月而明狹三王之趢音祿趗木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向曰狹陋也趢趗小皃軼過也踵継也武跡也屬及也我既陋小三王過越五帝追継二皇之遠迹誰謂車遲而不及言可与爭先也二皇伏羲神農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翰曰懿美也罄盡也究亦盡也梗槩猶大綱也賓謂公子也先生稱犬馬謙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銑曰遁去也離羅也戚憂也言循流而去失其歸心自放不寤樂无節度後必羅其憂患桀紂是也一言幾渠衣於喪國我未之學也濟曰幾近也謂公子之失言且夫挈苦結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篡祖管帝業而輕天位良曰挈提也缾器言提器之小人用智守器尚不肯假借与人而况継帝之業得輕其位者乎言公子多說奢侈之事輕帝位者何足尚也瞻望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銑曰二祖高祖光武也庸功也肆勤也翹翹危皃言瞻此二祖其功甚勤勞常猶翹翹然若乘

於一作以
懼一作畏

奔馬而无轡勒危 懼之甚是以成功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子余 雖萬乘之無懼猶怵
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行其焉如 向曰焉向也如往也 伍子胥曰昔白龍下
入清冷泉化爲魚豫且射中目怵惕鸇怖皃老子云聖人終日行不離輜 重輜靜也夫白龍化爲魚則見傷於豫且始皇高祖雖有万乘見鸇於張
良曰賈高言天子行在於安靜遲重獨自輕微行 將何往也此折公子矜西京微行要冠之也 夫人君者黈纊塞
耳車中不內顧 翰曰黈纊塞耳者不欲聞不急之 言內顧者不欲外視自下之私 珮以制容鑾以
節塗 音度叶韵銑曰言聽 鑾珮之聲以爲節制 行不變玉鸞不亂步 良曰行緩急得 中則玉聲不變
馬步整齊 鑾聲乃和 却走馬於糞車何惜騕 烏皎 褭 寧小 與飛兔 銑曰 騕褭
飛兔駿馬名騕日行五千里兔行三千里老子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糞者田糞車也言礼義大布甲兵不起却走馬以務農雖有駿馬終无所用
誰復愛 惜之 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
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 銑曰殄尽也言 儉約而愛人 山無槎 仙假 枿 五葛
旼不麛 烏老 胎 向曰斫木曰槎斬木而復生曰枿山不爲槎枿旼不 傷麛胎言仁之至也復折公子擭胎拾卵挍獲麛覓麛 草
木繁廡 音武 鳥獸阜滋 銑曰廡盛 阜大也 人忘其勞樂輸其財 銑曰 省役

人一作民

薄斂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良曰衍溢雍和熙盛也洪恩素蓄人心固結良曰重言高祖已下積蓄恩惠人心牢固執義顧主夫懷貞節銑曰王莽時人皆顧思漢主雖匹夫猶懷貞正之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音鐵叶韻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翰曰姦慝王莽也干逆也玄神也神人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變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徒結反濟曰天階天子位也聖皇光武也彰明秩常也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吾子苟好勦子小民以媮音逾樂忘人怨之爲仇也良曰勦盡也媮嬈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好盡人力以僥倖一時之樂不知人怨爲己讎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向曰殫盡也寵驕也憂患也言盡人財以恣其驕不悟人叛己而取憂患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濟曰君之臨人猶舟之在水御之失道必致傾覆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魚竭栽音哉銑曰蘖栽小樹也皆從微至著猶不可不慎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聲叶韻翰曰昧早丕大也言早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復懈怠而況首爲奢泰服行之者豈能改而裁之爲儉約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詞雖係音計以

頹牆填塹（七念）亂以收罝（音嗟）解罘（音浮）卒無補於風規祇（音支）以昭其愆尤（銑曰言西京之時司馬相如作上林賦云頹牆填塹揚雄羽獵賦云收罝解罘以諷諫生終不納使其不得補於風人之規諫適足以明其衍心過而已）臣濟奢以淩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音託）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向曰濟益也柝守夜所擊木也是時賊臣益為奢侈以淩其君不為國家長久之計故王莽得為篡逆莽使兵擊木守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此則西京朝廷顛覆不可扶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向曰入染也言凡人以所學為是以已習為安猶久處鮑魚之市不覺其臭亦猶習染奢侈之事不知其非）咸池不齊度於䵷（烏瓜）咬（烏交）而衆聽者惑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翰曰咸池黃帝樂也䵷咬淫聲其聲豈可齊度而衆人聽者不辨其聲美惡而疑之子野師曠也善於音律若聽此音而不疑惑者獨師曠而已言公子昧奢儉之得失與衆人聽正樂與淫聲而不相辨豈可同於師曠不惑乎）客既醉於大道飽其文義（銑曰客公子也得道義之味）勸德畏戒喜懼交爭（良曰交爭於胸中）惘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音雉）魄之為者也（濟曰醒酒病也褫奪也惘惝然若朝病酒與夕疲倦奪移神氣奪散魂魄其為如此）妄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

良父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翰曰吾子先生子公子自責已迷幸得先生為我指南）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良曰言先生之言信實有驗我自鄙陋无識而今之後乃知至德馨香咸在東京）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銑曰泯絕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向曰大庭氏往古君也走猶走使之人公子自謙）

南都賦

張平子（翰曰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議欲廢之故衡作是賦盛稱此都是光武所起處又有上代宗廟以諷之）

於（音烏）顯樂都既麗且康（向曰於歎美之詞麗美康安也樂都謂南都）陪京之南居漢之陽（濟曰京東京漢漢水）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銑曰爽明也塏高也閑敞清閑寬敞皃郁郁衆美皃難詳難悉也）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音竭）其東（良曰以武闕山為關揭表也以桐栢山為表）流滄浪而

南都賦

爲隍廓方城而爲墉 翰曰滄浪水名隍城池也流此水以爲城池廓猶開也墉牆也方城山名開以爲城牆
湯谷涌其後淯 音育 水湯盪其胷 良曰湯谷淯水皆水名胷謂前也 推淮引湍 音專 三
方是通 銑曰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外來故曰引三方謂南有淯水西有滄浪北有湯谷涌水東流 其寶利珍
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鍇 苦駭 赭 音者 堊 音惡 流黃綠碧
紫英青雘 烏郭 丹粟太一餘糧中黃㲄 音角 玉 向曰怪奇也金彩金之奇光彩者玉璞玉
之未理者鍇白鐵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流黃石流黃也綠碧紫英玉類太一餘糧石藥名中黃謂石中子黃石脂也㲄玉玉名 松子
神陂赤靈解角 翰曰松子亭名其下有神陂赤靈赤龍也於此解骨角也 耕父揚光於清泠
之泉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濟曰有神耕父處於豐山常游清泠之泉出入有光鄭交甫南適楚過於
漢皐臺下見二女珮珠而游 其山則崆 口江 峣 五江 嶱 苦葛 嵑 五葛 嵣 大郎 㟌 音莽 嶚 音遼 剌 力葛
反向曰皆山名高峻廣大之皃 岝 仕白 㟧 音額 嶵 祚回 嵬 五回 嶔 香金 巇 許宜 屹 魚乞 㠑 五結反 向曰不
齊不平危險連絕皃 幽谷嶜 音岑 崟 音吟 夏含霜雪 翰曰嶜崟峻極皃言山谷峻極深邃雖當夏之月亦
含蓄霜雪 或峮 丘筠 嶙 音鄰 而纚 力氏 聯或豁爾而中絕 良曰峮嶙相連皃纚聯纚迤相屬皃

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五結反叶韻向曰鞠巍高皃若夫天封大狐列
仙之陬子侯反翰曰天封大狐皆山名聚居爲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綺宜嶇區
良曰曠蕩寬廣也言山上平衍廣大列仙於此聚居坂坻音遲巀音截嶭五結而成巘魚勉谿壑錯
繆音謬而盤紆銑曰坻岸也巀嶭高峻皃巘山若甑形也錯繆雜亂也盤紆屈曲也芝房菌奇殞蠢昌尹生
其隈玉膏滵音密溢流其隅翰曰芝之房芝草成房也菌蠢芝皃玉膏玉之脂膏滵溢流皃隈隅皆側也崐
崘無以侈閬音浪風不能踰向曰崐崘閬風皆山名侈大踰過也言此都諸山峻崘雖崑崘閬風無以爲大亦不
足過其木則檉丑貞松楔更黠㮨音即槾音萬栢杻女九橿音薑楓柙音甲櫨音盧櫪
帝女之桑楈音胥枒音邪栟音并櫚音閭柍於朗柘之夜檍音憶檀周曰皆木名結根竦
本垂條嬋音蟬媛音爰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素回反叶韻濟曰嬋
媛枝相連引也萋萋茂盛皃蓑蓑蘂下垂皃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良曰言林樹柯葉灣紆猶
雲森然生風遇雲合是重積在其陰直風起是增其哀也攢在官立叢駢青冥肝瞑音眠叶韻向曰駢並也言林木攢布
衆色幽昧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祖本而刺天銑曰皆茂盛上指於天虎豹

南都賦

黃熊游其下㲉呼穀玃居縛猱奴刀㹊音廷戲其巔良曰皆獸名其巔山頭也鸞鸑音岳鵷於袁鶵仕俱翔其上騰猨飛鸓音壘棲其閒銑曰鸞鸑鳥鵷鶵皆鳥名猨鸓鼠名

其旁則籦音鍾籠音龍箽音董籛決鍩篠蘇了䈲音幹箛音孤箠音追翰曰皆竹名緣衍坻音遲坂澶徒幹漫陸離向曰緣衍澶漫布散弱皃陸離猶參差阿烏可那奴可蓊烏孔茸如涌風靡雲披翰曰阿那垂皃蓊茸亂密皃風靡雲披皆竹動皃

爾其川瀆則滍音雉澧音禮㶟音藥濜想潤發源巖穴銑曰滍澧㶟濜皆水名潛㿇於臘洞出沒滑音骨瀸音蔑潏音決良曰㿇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此穴沒滑瀸潏疾流之皃布濩音護漫汗漭音莽沆胡朗洋溢良曰言廣大也總括趨音趨歙呼答箭馳風疾濟曰言江海欲受諸水故總括而趨之流湍投濺音戰砏普貧汃音八輣普耕軋烏黠反翰曰濺水行出也砏汃輣軋波相激之聲長輸去遠逝漻音流淚力計淢音域汩為筆反銑曰漻淚淢汩疾流皃

其水蟲則有鼊龜鳴蛣潛龍伏螭丑知反濟曰皆水蟲名鱏音尋鱣張連鰅音隅鱅常容黿鼉蛟音交蠵以規反濟曰鱏鱣鰅鱅皆魚名黿鼉鼈蛟蠵皆水獸名巨蚌函音含珠駮音剝蝦蜲委危蛇紆它逸斯反濟曰駮亦大也言蚌含珠而游大蝦蜲蛇而

行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翰曰鉗盧玉池陂澤名）貯水渟（音亭）洿（音烏）亘望無涯（音宜　銑曰洿濁水不流水也亘竟也）其草則有藨（平表）苧（直呂）薠（音頻）莞（音桓）蔣（音將）蒲（音孤）蒹葭（銑曰皆水草名）藻茆（音卯）蔆芡（渠儼）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芬葩（向曰藻茆蔆芡芙蓉皆水草名芬葩香氣言芙蓉順風開花菲菲披然有芳香）其鳥則有鴛鴦鵠（洪谷）鷖（烏兮）鴻鴇（音保）駕（音加）鵞鶻（苦扎）鸊（扎雅）鷉（步覓）鷫（吐雞）鷞（音肅　所良）鵾（音昆）鸕（音盧　皆鳥名　良曰）嚶嚶（鳥耕）和鳴澹（徒濫）淡（徒敢）隨波（良曰嚶嚶鳥聲澹淡自恣皃）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銑曰竇水孔也）溝澮（古會）脉連堤塍（音繩）相輑（近均反　翰曰澮溝之類稻畦脉連猶血脉相連輑亦相連也）朝雲不興而潢潦（音老）獨臻（濟曰臻至也潢潦雨水也言決渠灌田雖朝雲不起自當雨水）決泄（音薛）則暵（音罕）爲溉（古爱）爲陸（銑曰暵乾也水入爲溉水出爲陸）冬稌（音杜）夏穱（側角）隨時代熟（良曰稌稻穱麥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紵（音佇）菽麥稷黍百穀蕃（音）廡（武）翼翼與與（向曰紵紵麻也蕃廡盛皃翼翼與與盛皃）若其園圃則有蓼（音了）蕺（側立）蘘（而羊）荷藷（音諸）柘（之夜）薑蕃（音繁）菥（先歷）蓂（音覓）芋（于遇）瓜（翰曰皆瓜菜之屬）

南都賦

乃有櫻(鳥耕)梅山柿(助滓)猴(音侯)桃梨栗梬(音郢)棗若榴穰(而羊)橙(直耕)
鄧橘(銑曰皆果名穰鄧皆地名出橙橘) 其香草則有薜(萍計)荔(力計)蕙若薇(武非)蕪
蓀(音孫)萇(音場)晻(於感)曖(音愛)蓊(烏揔)蔚含芬吐芳(翰曰晻曖蓊蔚皆茂盛皃) 若其廚
膳則有華薌(音鄉)重秬(渠舉)滍(秩復)皋香秔(公行反向曰華薌鄉名出重秬滍皋澤名出香秔重秬黍
名香秔稻名) 歸鳧鳴鵽(丁滑)黃稻鮮魚以爲芍(張略)藥(音略濟曰芍藥五味之主) 酸甜
(音括)滋味百種千名春卯夏筍秋韭冬菁(翰曰菁蔓菁) 蘇蔱(音殺)紫薑拂
徹羶腥(向曰言蘇蔱紫薑香辛能拂除羶腥之氣也蘇蔱香菜也) 酒則九醞(於運)甘醴十旬兼
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良曰九醞十旬皆酒名敷布也酒膏徑寸布於酒上亦有浮蟻如水萍) 其
甘不爽醉而不醒(銑曰爽傷也醒酒病言甘不傷其口醉不病其身) 及其紏宗綏族禴(音藥)
祠烝嘗(向曰紏合宗族也綏安也禴祠烝嘗四時祭祀之名) 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
升宴於蘭堂(濟曰速召也將進也言此時召遠方之朋故嘉賓是進爲揖讓之禮而升堂言蘭者取其芬芳) 玲羞
琅(音郎)玕充溢圓方(翰曰玲美也羞飲食也琅玕玉名飲食比之所以爲美器有圓方皆充溢其中) 彫瑑狎(咸中)

授一作受

獵宅甲金銀琳琅向曰獵獵衆飾皃琳琅亦玉名言彫琢金銀琳琅以爲器侍者蠱音冶媚巾㡓音溝
鮮明良曰蠱媚美容儀也巾㡓皆女服被服雜錯履躡華英銑曰雜錯非一也華英光輝也言履復躡
生光輝儇隨緣才齊敏授爵傳觴獻州酬既交率禮無違銑曰儇惠也敏疾也
言惠才齊敏授爵獻酬無違於禮彈琴擫奴牒籥流風徘徊良曰籥器也言樂聲結風也清角發
徵聽者增哀翰曰既奏清角又奏清徵故增其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濟曰皆詩
也所以盡客主之情晞乾也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良曰夜歡宴終此善儀於
是暮春之禊胡計元巳音似之辰方軌齊軨祓音拂于陽濱向曰元巳三日
也言暮春三日並遊齊車禊于水之陽濱祓除垢疾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古卯服駱驛
繽紛銑曰網連帷之繩姣好也駱驛繽紛衆多皃致飾程蠱音冶偠於了紹便婢綿娟一綿反向曰偠紹便
娟多容姿也微眺流睇徒計蛾眉連婘音權濟曰睇傾視也連婘曲皃於是齊僮唱兮
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翰曰白鶴飛繭曳緒皆舞人之
容也猶若蠶繭曳絲緒而相連脩袖繚音了繞而滿庭羅襪武月躡蘇叶蹀徒頰而容與

南都賦

既一作將

向曰倏長也繚繞飄颻皃躡蹀少取步而行其容與也翩綿綿其若絕胘音縣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蹩蒲結躠素結僊步眠蹮星田反銑曰皆舞之容狀眩謂顧視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良曰古樂府九秋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尚繳青雲西荊即楚也折盤舞曲名彈箏吹笙更古衡為新聲寡婦悲吟鵾音昆雞哀鳴坐者情欷於虛蕩魂傷精翰曰寡婦鵾雞皆曲名悽欷猶悽愴也使人魂神蕩越情意感傷於是羣士放逐馳子沙場騏騄音緑齊鑣彼苗黃閒機張足逸驚飈鏃祖祿析先歷毫芒音亡俯貫魴音房鱮音序仰落雙鶬音倉魚不及竄七乱鳥不暇翔齊曰騏騄駿馬名齊鑣齊轡也黃閒弩也逸驚飈言馬足疾也析毫芒言射之妙也魴鱮魚名俯射之鶬鳥名仰射之不及竄不暇翔言中速也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音渴南涯汏音太瀺仕咸灂仕角兮舩容裔陽侯浼古堯兮掩鳧鷖烏兮追水豹兮鞭蝄蜽罔兩憚丁達夔龍兮怖蛟螭勑离反向曰正絕流曰亂揭猶揭也汏水波也瀺灂波皃容裔舩行皃陽侯波神也大波為浼鳧鷖水鳥名水豹蛟蛇也蝄蜽水神也夔龍蛟螭水獸也言乘舟追蛟蛟鞭撻水神驚怖水獸憚驚也於是日既逮昏樂者未荒濟曰鑴游

而一作言

代一作世

孝一作考

都一作邦

樂者未至荒淫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翰曰塘堤也言背堤而歸雷震風厲馳車之聲鹿超龍驤比其疾夕暮而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歟良曰言未覩南都之美何足為稱擧觀耳目之事將述置南陽之意故設此詞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代則劉后甘厥龍醢音海覛底音脉鬷縣而來遷翰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以為醢以進夏后夏后食之又使求之懼而遷於鬷縣鬷縣即南陽郡劉累漢遠代之祖也覛視也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銑曰先帝謂堯也水經云鬷縣立堯山於西山謂之堯山漢承堯之後故追孝而立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翰曰劉累自夏而遷於此故云固靈根於夏葉終于殷周秦三代然後漢興乃蕃盛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銑曰純至也宏大也孰誰也揆度也旃之也近則孝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濟曰舂陵孝侯長沙定王曾孫以舂陵下濕難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故云思故也不安居於長沙西穢之路自湘江北行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之飛榮翰曰孝侯因家南陽也漢火德故言曜朱光也光武高祖九代孫故謂之九世飛榮也榮光榮也察茲都之神偉啓天

睿哲一作明睿

狼一作虎

心而寤靈 向曰言孝侯能察此都之神奇實上天啓開其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王也偉奇也 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 良曰言高大皃 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 翰曰御房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聖皇光武也綏安也 聖皇之所保綏 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 向曰建武中更名舂陵為章陵青葱茂盛皃微微幽淨皃 陵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褰 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 銑曰皇祖高祖也歆享祭祀使万代不褰歇也帝王光武也言光武善我此地專擅天下之美猶鍾儀操南音不忘於本顧懷謂光武來過章陵 且其君子弘懿睿哲 濟曰弘大也懿美也之聖也哲智也允信也良善也言君子有大善聖智信温恭善於容止言詞我高祖光武兼之故能隨時屈申抑揚 允恭温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 方今天地之睢 虛推 剌 力達 帝乱其政豺狼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 良曰方向也向今猶向時也睢剌謂禍難也言向時秦莽天下禍難帝失其政教故豺狼得肆其暴虐正是高祖光武革命之秋豺狼喻莽臣 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 九縛 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 音件 陷扃蹵 此育 踏咸陽 翰曰攫戾執猛壯勇之人也拒拒門也能排之扃門限也能陷之所以蹵踏咸陽也此皆高祖光武之將士 高祖階其塗

焉一作然

武覽其英良曰高祖略南陽郡而入武關故謂階其塗光武起於此故謂臨覽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向曰反距謂反覆距關高祖都西而距東光武居東而距西故能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還銑曰去危乘安謂太平也視人所安而設教周邵之儔據鼎足焉以庀婢四王職良曰庀理也言漢家亦有周公邵公之儔輔佐可依如鼎足者以理天子之職搢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齊曰倫理也典法也賦布也搢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言賢智之臣經理訓法出入布納以善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翰曰烈業也昭明也宣通也於是乎兒音兒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焉被黃髮者銑曰兒齒眉壽鮐背黃髮皆老人也皤皤亦老皃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之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音霏良曰翠華蓋也太常旗也葳蕤裶裶皆旗皃言老人思天子而作是歌駟飛龍兮騤騤音逵振和鑾兮京師向曰騤騤壯健皃和鑾振響發於京師京師東京也和鑾車上之鈴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銑曰徘徊安行狀來歸謂南都也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濟曰南都老人若此豈曰不思天子之歌辭哉是以復頌之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翰曰皇祖高祖也止謂略南陽也光武起南陽

據河洛謂東京也 本枝百代位天子焉求代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銑曰本枝俱茂可以百代克能也桑梓謂南都言光武能行孝思舊因諫桓帝何不往之意言眞人南巡者亦冀天子復南巡見舊邑里

三都賦序

左太冲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左思字太冲齊國人也少博覽史記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銑曰美麗有法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奥於六之產良曰詩衛風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濟曰詩秦風云西戎版屋亂我心曲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

准一作本

色銑曰潤其文章使有光色若斯之類匪啻失至于茲向曰匪啻言多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紙移無當去雖寶非用向曰巵酒器也當底也且有玉器無底雖是寶物終不堪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濟曰侈大也經常也若大言而無徵驗者雖華麗不可以為常而論者莫不詆丁礼訐斤謁其研精作者大氐丁礼舉為憲章良曰詆呵許斥也大氐猶大都也言以其有研精之処莫敢呵責文章發之大都仍文以為法則也積習生常有自來矣翰曰言習常已久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銑曰摹法稽考志記也魁梧猶大也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翰曰虞書云任土作貢易曰君子以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故常慎之聊舉其一隅攝其

體統歸諸詁訓焉銑曰詁訓古言也李一隅攝取其體裁統理皆歸諸古人之言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向曰太冲假立蜀公子吳王孫相誇以奢麗後以魏先主引法度折之

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音咸有皇帝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翰曰錯雜跱立也九土九州也各在星之分野而万國雜列其中崤函西京河洛東京宅里皆居之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搉古孝而陳之銑曰吾子謂王孫也揚搉粗略也公子不直斥王孫而言左右者敬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濟曰廓開也包括抗舉險阻也蜀王之先名蠶叢自蠶叢至開明三万四千歲故云兆基上代秦惠王時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其後置郡以李冰為守穿兩江為人開田是時蜀人始伏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曰開國中古靈關玉壘峨眉皆山名宇猶為區宇也江水分為二故云帶二江水陸所臻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烏藹焉良曰臻至也豐蔚山林果實之饒也八區八方也菴藹茂盛皃也於

前則跨躡犍（音乾）牂（音臧）枕（之鴆）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向曰跨躡枕倚皆馮據也犍牂交趾皆郡名途道也亘長也）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濟曰阜大山也糺紛雜亂也言山藏雲觸石而出）鬱葐（音盆）蒀（於文）以翠微崛（魚勿）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銑曰翠微山氣之輕縹者葐蒀盛氣皃崛特起也巍巍峨峨皆高皃霄天也秀猶拔擢也崐崘山有赤水其氣上蒸為霞言此亦有之）龍池瀥（胡角）瀑（步角）濆（扶刎）其隈漏江洑流潰（胡內）其阿汩（音骨）若湯谷之揚濤沛（普賴）若濛汜（音似）之涌波（翰曰龍池池名漏江洑流皆江名瀥瀑水沸聲濆潰皆疾流皃汩沛水壯盛皃湯谷水名日所出濛汜水名日所入言此水類之隈阿皆曲也）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音宜）旁挺龍目側生荔（音麗）枝布綠葉之蔞蔞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彫常曄曄而猗猗（向曰邛竹竹名菌桂木藥名龍目荔枝皆果木名蔞蔞離離茂盛皃隆盛也言此物無彫落迎盛冬而生曄曄猗猗皆光色皃）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音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音扇）於天垂

魄一作珀

濟曰孔孔雀翠翡翠白雉皆鳥名犀象猩猩皆獸名金馬碧雞神物也言此二神曜䴏光儀也蜀有火井以家火投之須臾如雷聲焰出涌天言火在井故云沈熒熒光也其間則有虎魄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音歷符采彪筆尤炳音丙暉麗灼音酌爍舒藥反良曰丹青石色也虎魄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皆珍寶也彪炳炳爍光采皃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劒閣阻以石門銑曰華容水名崐崘山名劒閣谷名石門山名流漢湯湯音傷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即之雲昏向曰湯湯流皃雷奔水声也即就也遠望眩轉若天地之廻就見水氣如雲霧之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勑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翰曰鱗魚之屬介甲也黿之屬蛟螭水神也碧玉水石也嘉魚魚名也丙穴穴名也良木大木也褒谷谷名其樹則有木蘭梫士林桂杞櫹音蕭椅於其桐椶音宗椰音邪楔耕八樅七松反向曰皆木名楩頻緜柟音南幽藹於谷底松栢蓊欝於山峯翰曰楩柟下木名幽藹蓊欝茂盛皃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濟曰言山木之高也岐樹奇枝也高摽高枝也羲和日馭也馭日至此礙於高樹故假道而行陽烏日中烏至此迹迴羽翼於高枝而進巢居棲翔聿兼鄧

林良曰巢居鳥也聿循是也言衆鳥之游止兼倍於鄧林鄧林林名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步交其陽鵰鶚鴥音聿其陰猨狖待弋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翰曰宅居也窠鳥巢也咆号也鵰鶚鳥名鴥疾皃狖獸名希空虛捷疾也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音卜所充外負銅梁於宕徒浪渠內函音含要害以膏腴音俞向曰緜歷也巴中地名百濮夷名充滿此地銅梁山名宕渠邑名要害險固膏腴肥沃也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音租圃濱以鹽池向曰巴菽巴戟皆藥名靈壽木名桃枝竹屬樊藩也蒩草名根可食故種之於圃以為藩籬鹽池利人亦濱其側鷩必滅鵜音啼山棲元龜水處潛龍蟠於沮子預澤應鳴鼓而興雨良曰鷩鵜鳥名也元龜大龜也沮猶下濕也巴東有澤人謂有龍焉鳴鼓其傍則雨矣丹沙赩許力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翰曰丹沙石藥名赩熾赤光丹沙色也蜜房蜜窠巢房也郁毓豐盛皃山圖赤斧仙名由采此服之遂得仙道不朽老也若乃剛悍音汗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音叢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綺驕容世於樂府濟曰巴人有賨人剽勇高祖募取以定三秦閬中有渝水左右者

銳氣喜舞高祖好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於西則右挾胡蝶岷山湧瀆發川陪以白
狼夷歌成章良曰岷山江水所出故云湧發川瀆也白狼夷名歌成章韻也坰野草昧林麓黝於糾百
儵音叔交讓所植蹲音存鴟所伏濟曰言野外之草昧然布於地黝儵茂盛皃交讓木名蹲鴟芋名
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音禍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
環碧砮音奴芒音亡消或豐綠荑音啼或蕃音代元丹椒蘼蕪布濩護於
中阿風連莚餘戰蔓萬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包敷蕊葳
蕤落英飄颻銑曰寒卉冬生草也馥香也夥多也育養也青珠黃環皆寶貝也碧砮碧玉可為矢鏃芒消石藥綠荑蘼蕪皆香草也
丹椒椒名風連藥名布濩繁密皃阿曲也莚延蔓相連屬皃蘭皋澤中生蘭也葩花也飾自為文飾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敷布也蕊花心也葳蕤花
鮮好皃英亦花也飄颻飛揚也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痟
音消良曰言此草藥經神農嘗之扁鵲盧人也故曰盧也附俞附皆古之善醫者皆料此藥而用之此藥芬芳能退去氣病與邪病其味可以蠲除
癘與痟病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末
浸以緜洛翰曰封域土境也博廣也水潛行曰演沫水沫也緜洛皆水名浸潤此地溝洫脈散疆里綺

漠一作莫

就一作熟

桃一作陶　石一作若

錯黍稷油油秔(古衡)稻漠漠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滮(皮尤)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普郎)沲尚未濟其膏液(銑曰脉散言溝洫水分散猶血脉分散也疆里疆埸邑里也如錦綺之雜錯油油漠漠茂盛皃言水自渠而灌田故指渠口為雲門猶雲來則雨至也滮池畜水池也言自此而灑田實為陸地之潤澤凡月附於畢星則雨雖其滂沲終不可齊此之膏液)爾乃邑居隱賑(之忍)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良曰隱賑富盛皃鹽井也橘柚果樹名也)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郢)楟(亭)榹(斯)桃函(含)列梅李羅生(良曰皆果木名函懷列行羅布也叢生於此中)百果甲宅(圻)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柰夏成(良曰甲拆花開也言同發榮異其光色也櫻柰皆果木名就成也)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露凝微霜結(翰曰大火心星也流行於西正秋時也言此時風氣高厲霜露凝結也)紫梨津潤樼(音臻)栗罅(火亞)發蒲桃亂潰(胡對)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苦毒)烈(良曰紫梨樼栗蒲桃石榴皆果木名津潤梨中含水也罅發栗皮開拆也亂潰蒲桃熟也競裂石榴競開也甘至自零言孰皆自落酷烈香氣也)其圃則有蒟(俱宇)蒻(音弱)茱萸瓜疇芋(于句)區甘蔗(之夜)辛薑陽蓲(音亍)陰

蜀都賦

敷向曰蒟蒻茱萸瓜芋甘蔗辛薑皆菜蔬之屬可食者疇界埒也言疇敷也言物皆陽氣區煦而生若薑之類皆生於陰也故云陰敷敷布也

日往菲薇月來扶踈任土所麗衆獻而儲銑曰菲薇扶踈果木茂密皃麗附也附生於此土任而貢焉所獻衆多而相積其沃瀛則有攢在官蔣音將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女又以蘋蘩翰曰瀛澤中也蔣蒲菱蓮蘊藻蘋蘩皆水中草糅亦雜也揔莖柅柅奴礼裛於業葉蓁蓁音臻蕡音墳實時味王公羞焉向曰揔叢也裛重也柅柅蓁蓁茂盛皃蕡菓也言菓與寶四時食之味可以羞進於王公也

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鵜鶘晨鳧旦至候鴈銜蘆良曰鴻鴈群飛故云儔侶振鷺鵜鶘二鳥名晨鳧常以晨飛也鴈候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以禦矰繳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胡浪清渠翰曰言此鳥春秋往來也飛于雲宿于水哢吭之首弄其音聲

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銑曰黿鳴則鼈應故曰命也孟春獺祭魚將食之先祭也玄白黿鼈黿色也鼉陀鰱鮹有鱒子在本魴方鱮帶鱧音禮鯊鱨音嘗向曰皆魚名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良曰魚鱗參差其色相次若錦之容質重報其文章濤波也謂游戲各得其性而相遺忘

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

都良曰金石言堅也區區域也言美麗崇高也成都蜀都也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
塗營新宮於爽塏塏擬承明而起廬濟曰闢十八門也方軌並車迹言塗可以並車行也新宮宮名漢有承明廬此擬而起之爽塏高明也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
高軒以臨山列綺窻而瞰苦濫江向曰陽城閣名延長也言觀榭高若飛于雲中軒檻也綺窻彫畫若綺也瞰示也內則議殿爵堂虎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
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銑曰議殿爵堂殿堂名虎議虎威二門名宣化崇禮皆各邈遠開門洞通也金鋪門上飾以金為之玉題椽上飾以玉為之暉映言光明也外則軌躅直六八達里
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武萬室良曰軌車也躅迹也八達八通之道閈里門也對出相對而立甍棟也比屋千廡皆言閭閻相次也亦有甲第當衢向術濟曰甲第第一宅也言第一宅皆向道為之當向也衢術皆道也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四音悉叶韻庭扣苦后鐘磬堂撫甫琴瑟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濟曰匪非也疇誰也恤居也壇徧宇也敞高也納駟可納駟馬車也葛諸葛亮為丞相姜維為大將軍非此二人雖能居也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

竹一作杖

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纖麗星繁翰曰亞次也少城小城也言市廛之衆商賈如淵隧市中道肆鋪也羅列百重巨千言多也賄貨財帛也纖麗細好之物山積星繁衆盛皃都人士女袨縣服靚才性粧賈古貿莫候墆徒結鬻育舛尺兗錯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向曰袨服盛服也靚粧謂粉白黛黑也賈賣也貿易也墆貯鬻賣販貨錯雜交錯也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竹傳良曰橦木名其華可績為布桄榔木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將流味於番潘禺之鄉名中有屑如麪可食之張騫云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南越傳曰使唐蒙諷曉南越侯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答曰道出番禺城下言二物皆生於蜀而流及遠方也輿輦雜沓徒合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麥江聒古活宇宙囂許驕塵張亮天則埃烏壒蓋曜靈向曰雜沓衆多皃混并雜亂皃叛衍猶漫衍也相傾言人稠相征突而傾側也諠譁之聲如鼎沸之沸亂聒於天地也車馬之塵起上蔽日景也埃壒塵昏也曜靈日也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毗二筒籯盈金所過濟曰闤闠市門也離猶異也言房室雖異其機杼和鳴貝錦斐然成其文章濯於江水益發其色貝錦織文也斐文皃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籯籯之金籯盛金之器侈侈隆富卓

僊一作蹮

鄭埒名公擅(常翦)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居兩)巨萬，鈲(音覔)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濟曰：侈侈，盛皃。隆，大也。巨萬，過萬也。卓王孫也，鄭程鄭也，皆蜀之家富人也。埒，相校埒其名也。二人皆擅取山川之利，家遂多財，至於過萬，內亦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鈲，裂帛為衣曰摫。甚者皆有常課，獻於王者。翕習，威盛皃。言其雄富所致，威盛多於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向曰：三蜀，蜀郡、廣漢、犍為也。本一蜀，漢高祖分置廣漢，至武帝分置犍為。養其交道，結附儔黨。)劇談戲論，扼腕抵(紙)掌。出相連騎，歸從百兩。(翰曰：抵，擊也。大車稱兩，言從車百乘。)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胡革)四陳，觴以清醥(匹眇)，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翰曰：肴，肴醢也。核，桃梅之屬。醥，清酒也。鮮，新殺也。紫鱗，魚也。羽爵，羽觴，作鳥形也。巴姬、漢女，蜀之美女也。)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飄(符遙)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仙)以裔裔。(向曰：西音、江上，皆曲名。促柱，急絃也。飄厲，歌聲舉也。紆，縈。皃僊僊舞皃，裔裔飛舞皃。)合(古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銑曰：酋，樽類。飲合，并其樽，促近其席。引，持也。作樂飲酒，以相罰酒，厚樂不絕，故醉累月。)若夫王孫之屬，郤(都戟)公之

獵一作躐

漾一作瀁

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

駟繽紛 良曰王孫卓王孫也郤公蜀之豪富人從禽獵也巷無居人言皆觀獵也驥子良馬魚文盛箭器也校隊也繽紛衆多皃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 翰曰踰過也金隄隄名玉津津名自月朔

至月晦還非一日一食也 蹴就六蹈蒙籠涉獵寥參廓鷹犬倏叔眒勝罻尉

羅絡洛幕 向曰蹈踏也蒙籠草樹茂盛皃涉獵經過也寥廓山谷幽遠皃倏眒輕疾也罻羅網也絡幕張設皃 毛群

陸離羽族紛泊普各翕響揮霍中網林薄 濟曰毛群羽族鳥獸也陸離分散也紛泊飛揚

也翕響揮霍雀沸亂皃皆著網於林薄之間 屠麖京麋翦旄麈主帶文蛇跨誇彫虎 翰曰

屠殺也麖麋旄麈皆獸名其尾可用故翦之蛇虎雖可畏而能帶跨之言勇也 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

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兀之蹇

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

拔象齒戾犀角鳥鎩翮獸廢足 飛鳥傷其羽走獸折其足無不中也 殆而朅綺列

來相與弟如滇田池集乎江州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

沈一作氾

醪一作清

游向曰沿而游獺之極也趨去也弟如且如也眞泄泄名試使也水客舟子也漾浮行也江妃神女也娉娉之指與遊也罨音奄

翡翠釣鰋音偃鮋音由下高鵠出潛虬音璆銑曰罨網也鰋鮋魚名鵠飛高故射下之虬龍在水故

釣出之吹洞簫發櫂宅孝謳感鱏音尋魚動陽侯濟曰洞簫樂器名也櫂謳鼓櫂而歌也鄒巴彈琴鱏魚出聽陽侯大波神皆聞簫鼓而感動

騰波沸涌珠貝汎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向曰言陽侯騰涌珠貝浮沈若天漢之星照於水中將饗獠力召者張帟幕會

平原酌醪酤音沽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亥行轟轟呼宏闐闐音田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良曰獠獵也帟帳也醪酤酒也芳鮮魚肉也轟轟闐闐車馬聲若風吹雨散漫然於數百里間言衆多也

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踊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濟曰踊躍歡欣也三川謂東京若乃卓犖吕角奇譎音決

倜天歷儻黨罔已一經人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向曰卓犖奇譎倜儻超越皃譎異也

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喜乙蠁香兩之興作經緯猶織文也神怪謂萇弘血杜宇魄之類是也人理謂如君平之類是也孟下文張本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言岷山精上爲東井星絡之

美一作譽

維昌慶也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於此爲都景大也肸蠁溫生蟲蚊類是也其羣望之如氣之布寫也言大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與作皆

起也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安變化於非常羌乞良見湋

於疇昔銑曰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杜宇王蜀爲帝宇死化爲子規鳥此皆妄爲變化蓋非常理羌歎聲偉美也歎此異美

於昔時近則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爝爵若君平王

褒暐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呼絹道德摛勑离藻

掞傷豔天庭考四海而爲雋後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

爲美造作者以爲程向曰炳明也載猶生也言江漢明靈故代生英哲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皆蜀郡人也鬱

繁富皃皭清淨皃也相如爲文繁富故云鬱然君平懷道清淨故云皭若暐曄光彩也言王褒論生光彩若草木秀盛而發也揚雄含藻文章挺

拔而生絢明也摛猶發也掞猶蓋也君平作老子指歸揚雄作太元經故云幽思明道德也言相如子虛賦誦而善之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

簫頌令後宮貴人誦之揚雄作羽獵賦天子異焉故云發藻蓋天庭四海之內也爲後思漢之中代此得擅名天下以爲延譽文章取爲程準至

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

去聲良曰塍埒猶㘭畦之畔者也言此峻岨視長城同畦隔也言此豁險若兩都關山邑防皆可吞納也一人守隘萬夫

莫向良曰言路隘險也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去聲銑曰公孫述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恃其地險自立為天子躍馬謂良於此也先主劉備漢後也自立於蜀為帝故云劉宗下車而自王之輦天子車也

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濟曰孰誰尚勝也無量猶無窮也

文選卷第二

瑋一作偉

吾

世一作代

文選卷第三　賦丙　京都下

左太冲吳都賦一首　魏都賦一首

吳都賦　左太冲

東吳王孫囅音勑忍然而咍呼來反翰曰囅大笑也楚人謂笑曰咍相笑弄皃謂西蜀公子盛稱山川險阻而王孫以為未足多盛也故笑弄之欲資其後辭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濟曰謂牛斗星吳分野下料音聊物土析音星歷於地理者也向曰料計析分別也計其土地上下定其貢賦而分別也古先帝世良曰帝世謂虞舜之世也曾經也九州外有八紘紘綱紀也言為天之綱紀洪大也緒業也光亦大也宅居也言先帝經覽此八紘大業乙統六合方居天下又飛集於遠方之宇游者梧會稽六合謂四方上下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音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銑曰鳥謂鳥迹書策竹簡之史篆大篆小篆書也素謂帛也所以書之玉牒石記皆典策類也烏何也梁岷蜀之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名也館宮舍宅行宮天子行幸所止處也基跡也今觀先代典策向聞蜀之有此迹乎謂舜遊吳也而吳子言蜀都之富禺音愚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所[illegible]則以

覿一作覩

為龍袞險之右 翰曰瑋美也吾子謂西蜀公子也岷同二山名 言公子恃之以為險矜之以為美也右者言其要害居猶人有右手 徇亂俊 蹲音存 鴟昌夷 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 翰曰蹲鴟芋也沃饒也言其苗有似鴟之蹲也可世世濟人饑厄九陽數謂重陽用事亢陽之時蹲鴟葉太常陰其根不死故得濟陽九之厄 齷音握 齪楚角 而筭固

亦曲士之所歎 銑曰齷齪局小皃筭計也曲士小人也言蜀局小人之計且為小人所歎而況於我乎 旁蒲 魄博 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 向曰旁魄混同言若混同而論都邑則蜀都猶小不足以為大人之壯觀 何則 向曰發疑問之詞故言何如此 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 向曰蜀之土地卑濕故不足以養生周衛謂防衛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 翰曰公孫述為漢光武所滅諸葛亮也御大夫稱家亮死後蜀國方滅此云諸葛亮家之而滅者舉大以明之 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音戾王公而著風列也 銑曰軌轍車迹也儷偶也言蜀都豈可以偶王公之德而著其風列 翫其磧七亦礫樂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 良曰翫習也磧礫淺水而有石者玉淵淵深而有玉也公子所習淺近如此水之淺近也不知我國如玉淵之深焉驪龍龍名也龍蟠必在深淵今公子不窺則不知龍在淵 習其敝邑而不覿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直連也 濟曰

壯一作巨

蜀但知習其敝小都邑不見上国則不知英雄之所行歴也邦国也躔行歴之所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翰曰子公子也上責公子齷齪小節不見上邦之英雄此將為公子說吳都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銑曰造始也太伯周大王世子大王欲立之讓弟季歴遂至荊蛮号曰勾吳故吳国始自於此也延陵季子吳公子以其賢將立之季子讓不受後封延陵蓋端委之所章高節之所興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縶委弃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銑曰言我吳都復建立太伯延陵之至德以創制大業世無得而稱美焉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音史於千乗音承濟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益讓千乗之重如脫履弃之躧履也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音決望也良曰率土謂天下也觖相义觖姤姜之皃若悉天下以比論則非列国之所义觖姤姜而况蜀之小国乎故其經畧上當星紀翰曰經略猶經營也星紀斗牛星名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良曰言拓土境畫封疆卓犖高絕出群皃兼并吞納也言其廣大可以吞納天下包括干越跨躡蠻荊向曰干越越地名而為吳所并故云包括跨躡者足之所及也言荊亦蛮之地亦吳之所得婺音慕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向曰婺女星越之分野軫星楚之分其地並為吳所吞則其星之精曜若客寄寓於吳矣

湯一作暘

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濟曰衡山南嶽本不在吳分故指之以為吳野之鎮龍川水名目望也言望此水控帶其郊坰爾其山澤則嵬五回嶷魚力嶢五聊屼五骨巊烏頂溟莫頂鬱岪音拂濟曰並山高險之皃潰渱音洪泮音半汗滇汀見㴔音眄淼音眇漫向曰並水流廣大皃或涌川而開瀆翰曰涌川細水言積細以成其瀆瀆大水之通稱或吞江而納漢向曰九江南入震澤故曰吞江漢水南入於江故曰納漢磈磈胡罪磈磈力罪反銑曰皆山石皃滮滮皮流涆涆古汗反良曰皆水流皃𥗬丘金碒魚今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翰曰言山水廣遠百川派普拜別

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音賴翰曰水別流曰派江海下故百川歸會之控亦引也言水清濁雜流混其波濤合其湍瀨同入于海濆扶粉薄沸騰寂寥長邁翰曰水相激盪曰濆薄波浪涌起為沸騰也寂寥無聲也邁遠行也言衆水混合旣入廣大之處無沸騰之聲澹然常行也濞普祕焉洶洶呼恭隱焉礚礚苦代反向曰濞水暴至聲也洶洶疾流長皃隱焉礚礚遠聞之聲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翰曰言大荒国名東極言極天地之東言廣遠也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翰曰扶桑湯谷皆日出之所言水流遠至於此滂沛水多皃潮波汩于筆起迴復萬里良曰汩疾也言江海潮上盛水皆逆

流須臾萬里 歘虛妖霧逢音蓬浡蒲沒雲蒸昏昧末良曰歘氣也逢浡煩鬱之狀水氣蒸而爲雲故昏昧

也 泓澄奫於旻潫於權澒胡貢溶余腫沆戶朗瀁余兩莫測其深莫究其廣

澶音纏湉音恬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爲長上聲翰曰此上皆水深廣皃有流百川言摠合百川爲之

長也究盡也 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翰曰瓌奇言奇異之物育於此也鱗者龍魚也甲者

龜鼈 於是乎長鯨吞航胡郎脩鯢吐浪向曰鯨鯢大魚能吞舟航吐波浪也躍龍騰

也 虵蛟鰼音繩琵琶王鮪音偉鯸音侯鮐音怡鮣音印龜鱕音翻鯌音錯烏賊擁劍

勾古侯鼊音辟鯖音青鰐音鄂涵胡南泳乎其中向曰言此水族皆游泳於水中葺七入鱗鏤

甲詭類舛錯銑曰言海物皆如葺飾其鱗影鏤其甲詭怪異類互相舛錯也泝音素洄順流噞牛劒喁

魚恭反 沉浮翰曰泝逆流上也言水物或逆或順流噞喁出口於水上也鳥則鶂雞鸀音燭鳿音玉鷞音霜

鵠鷺鴻鶢音爰鶋音居避風候鴈造七報江銑曰鶢鶋海鳥避風於魯門造至也言鴈候時而來居於

此溪鶒音敕鷛音庸鸈音渠鶄音青鶖音秋鶬音倉鸛音灌鷗鳥王鷀音慈鸕音盧

泛濫乎其上銑曰皆鳥名也泛濫羣游於水上也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

與自玩 翰曰言鳥游自得其性也 彫啄蔓藻刷盪漪瀾 音爛 濟曰彫傷蔓藻水草言鳥羣游傷啄蔓藻以食之刷盪毛羽於湍瀨之上矣 魚鳥聱 幽 耴 魚乙反 向曰聱耴衆聲皃魚當无聲此文魚鳥聱耴者文之失也

萬物蠢 昌允 生芒芒黖黖 許意反 翰曰蠢動也萬物蠢生於天地之間皆有氣色芒芒黖黖氣不明皃 慌 呼廣 罔奄欻 許勿 神化翕忽 良曰慌罔不明皃奄欻翕忽變化疾速皃 函 音含 幽育明窮性極形 銑曰物在水故曰含幽珠玉生焉故曰育明育養也窮性極形各得其所 蜦虛自然蜯蛤珠胎與月虧全 向曰蜯蛤珠胎自蜦虛之物也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缺 巨鼇 音敖 贔 音備 屓 許器 首冠 音貫 靈山 向曰巨鼇大龜也贔屓用力之皃靈山海中蓬萊山也大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 大鵬繽翻翼若垂天 濟曰大鵬鳥也繽翻飛皃翼若垂天言至大也 振盪汪流雷抃重淵 良曰振盪動也汪流漫水也抃猶擊也重淵言深也大龜載山動擊於水中其聲如雷霆 殷 上 動宇宙胡可勝源 翰曰殷聲也宇宙天下也謂聲動振於天下何可勝說其本源之所由也 島嶼 音序 緜邈洲渚馮隆 音崇 翰曰海中山曰島嶼緜邈遠也洲中有草木曰渚馮隆高大皃 曠瞻迢遞迥眺冥蒙 銑曰曠瞻迥眺皆遠望也迢遞長也冥蒙不明皃 珍怪𪄷麗奇隙充 銑曰𪄷麗著也隙異也言洲岸珍怪奇異之物著處充滿也 有徑路絕風雲通 良曰謂山海險

妃一作婓

羌一作嗟

難惟風雲可通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翰曰洪大也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丹桂者言吳地多桂而叢生木叢生曰

灌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濟曰抗舉也敷布也瓊枝玉樹也珊瑚樹生於水下

故云幽茂玲瓏枝葉皃增岡重阻列真之宇銑曰增岡重阻高峻皃其中多居神仙故曰列真之宇增岡高山也

重阻險也玉堂對霤石室相距向曰玉堂石室皆仙人所居其欄霤相接至也距至也藹藹翠

幄嫋嫋寧鳥素女銑曰幄帷帳也嫋嫋素女謂神女言仙人所居有也江妃於是往來海童於

是宴語良曰江妃解珮與鄭交甫者海童海神也二者皆於此往來宴語也斯寔神妙之饗象羌難

得而覼魯和縷翰曰神妙則所述神仙之事仙道至微事或饗象饗言未審也羌發辭之端覼縷次序也言難知其次第爾

乃地勢坱烏郎圠烏黠卉木镺烏老蔓向曰坱圠地勢高下也卉木镺蔓言草木盛長而延蔓镺長也遭

藪為圃值林為苑銑曰遭逢也有草曰圃有木曰苑言逢藪草為圃值林木則為苑言不待故為之者也異

萼若華藍音敷蘛音育夏曄于輒冬蒨銑曰異萼藍蘛言育植草木多也曄榮皃蒨盛皃言草木夏榮冬不凋也

方志所辨中州所羨銑曰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錄者若分辨色類則必有中國之所歎羨草則藿蒳內

奴荅荳蔻薑彙音謂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向曰江離香草海苔海菜也屬亦類也綸

掩一作晻

吳都賦

音關組紫絳食葛香茅草侯反濟曰綸組紫絳四者皆海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亦草石帆音凡水松

東風扶留濟曰四者皆草名布護皐澤蟬聯陵丘翰曰布護草之衆密皃澤畔曰皐有水曰澤蟬聯謂不

絕於丘陵之上夤音緣緣山嶽之岊音節冪音覓歷江海之流翰曰夤緣言衆草滋長皆緣上

山嶽而生山曲曰岊冪歷草掩覆於岸而江海波流於草下也杌五骨白蔕音帝銜朱蕤翰曰杌搖動也蔕花根而

綴于枝上朱蕤花也言花生於草若草銜之欝兮𦺒以說茂曄曄菲菲銑曰欝𦺒多狀也凡草初生之謂𦺒曄曄盛

皃菲菲美皃言花卉叢生欝𦺒茂華盛而美之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良曰光色炫晃謂花卉向曰有光色之皃芬馥

香也肸蠁蚊類也言香氣積來如肸蠁之群飛職貢納其包匭[illegible]離騷詠其宿莽翰曰職貢謂獻於君也納

猶入也包裹也匭匣也謂致於裹匣而貢之離騷云宿宿短草莽莽長草木則楓柙甲音豫章栟櫚枸古侯榔

音郎緜杬元音杶音春櫨音盧文欀音襄楨音貞橿音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

音南榴之木相思之樹向曰皆木名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濟曰言木之宗族茂於岡皐也幽遠

也擢本千尋垂蔭萬畝翰曰本根也言根深枝盛下逹千尋傍蔭萬畝之地攢柯挐音女家莖

重葩殗葉向曰挐亂也葩花也言木攢其枝柯亂其莖葉花重疊以相掩覆輪菌巨鈞虯蟠音盤[illegible]立蜒

𡑞除立鱗接向曰輪囷屈曲皃虬龍也埤𡑞相重疊皃言木形屈曲如龍之蟠相重若魚鱗相接也榮色雜糅女又綢繆縟繡銑曰糅雜彩色綢繆繁密皃五色曰縟言花有彩色繁密相錯如繡也宵露霮徒感䨴徒對旭許玉日晻烏感時蒲對反向曰宵夜也旭早也霮䨴雲露重皃晻時昏暗皃言木之茂盛夜含重露朝映旭日常晚然昏暗也與風颻音搖颺音揚颲於劉瀏力九颼音搜飀力由鳴條律暢飛音響亮銑曰與風颻颺謂木搖動於風颲瀏颼飀風聲也律絲竹音韻也暢通亮高遠也言風之鳴木條聲通者律其音響音高遠蓋象琴筑音竹并奏笙竽俱唱此重言風搖林木之聲又如此音樂其上則有猿父哀吟犭軍胡昆子長嘯向曰猿父猴也言猴猿哀吟於林木之上犭軍子獸名此重言風搖林狖余救鼯音吾猓然騰趠勑教飛超勑小反銑曰狖鼯猓然亦猿之類騰趠飛超言其輕捷爭接懸垂競游遠枝翰曰言猿狖之類爭接木之懸垂游遠枝也驚透沸亂牢落翬音暉散翰曰此言猿狖之類羣游忽遇人則驚亂如沸牢落稀疎也翬雉也雉之驚散必不羣偶而去猿狖之類驚走亦如雉之散也其下則有梟古堯羊麡音齊狼猰烏八貐羊具貙勑俱象烏菟之族犀兕音似之黨濟曰其下謂林木之下餘並獸名族種黨類也勾爪鋸牙自成鋒穎良曰此言羣獸爪如勾戟牙如刀鋸鋒穎言利也精若燿星聲若雷霆良曰精目睛也言其

目如星之光其声如雷霆之震怒也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良曰山經山海經也夏鼎夏之所鑄鼎也其竹則篔音云簹音當林箊音於桂箭射筒柚音由梧有篁篻音匹眇篣音勞有叢向曰並竹名也竹叢曰篁苞筍音思尹抽節往往縈結翰曰苞謂筍皮抽節謂進長也往往縈結言多而攢生緑葉翠莖冒霜停雪橚音所六矗音蓄森萃蓊烏孔茸而勇蕭瑟故曰橚矗深長皃森萃清蔭之狀萃聚也蓊茸茂盛皃蕭瑟聲也檀欒蟬蜎一緣玉潤碧鮮向曰檀栾蟬蜎皆美皃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玉碧石之鮮潤碧亦玉也梢雲無以踰嶰音解谷弗能連良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嶰谷山名生美竹言亦不能連比鸑音岳鷟仕角食其實鵷雛擾其間翰曰鸑鷟鳳皇非竹實不食鵷雛鳳類擾亂也言亂如竹間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以嗟葉無蔭龍眼橄音敢欖音臨覽棎音市瞻劉禦霜向曰皆藥木及果名禦霜謂冬熟也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向曰比景国名衡山南岳也言此果木結根別梢生於此処素花斐丹秀芳銑曰斐美皃也言果木之花美而且芳也臨青壁係紫房銑曰青壁山之石壁色青紫房果之紫者係於木上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祖會羽而翱翔向曰五色曰綷鷓鴣鳥常南飛言其[illegible]經此

果木之中散其茂盛遂留未去之孔雀以五色羽翰亦常飛集其中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
以重行胡剛反良曰山雞翡翠皆鳥名亦棲巢於中重行言多也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
苦買之垠音銀良曰琛賂珍宝也琨瑤玉名鍇白鐵也阜山也垠畔也言此之物所出火齊去之寶駭雞
之珍翰曰火齊宝名駭雞犀角也雞見則驚之璸耻盤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
匹眇碧素玉翰曰並宝玉玉之類隱賑之忍崴烏乖裹古懷雜插楚甲幽屏必井反翰曰隱賑言多也
崴裹排積皃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処屏僻也精曜潛頴古迥硩勑列陊直氏山谷翰曰精曜則寶玉之光雖
在幽僻之處常頴然有異光也硩摘也陊落也言寶玉生於山谷為人之所摘落也碕巨宜岸為之不枯林木
為之潤黷音讀翰曰碕岸長岸也泉生明珠而岸草不枯玉在於山林木潤黷潤黷色盛也隨侯於是鄙其
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銑曰言隨侯夜光珠宋玉結綠玉名陋鄙不可尚言此所出可謂貴也其
荒陬子侯譎音決詭過委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向曰言其荒遠陬隅之所也譎詭怪異也
近水有龍穴其內蒸氣為雲雨故云儲儲積也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音郛濟曰陵鯉似鯉魚四足故云若獸浮石石之輕
者水中浮浮猶如桴桄雙則比目片則王餘良曰泉室比雙行者為比目隻行者為王餘片隻也窮陸飲

木極沉水居向曰此說人所居處也窮高也言高陸之地無水斬木取汁飲之極沉水居有甚沉溺之處人居於水中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忼苦浪慨苦代而泣珠向曰東室則水居者俗傳綃人從水中出於人間賣綃之則綃也又云鮫人嘗寄人家臨去乃泣珠於盤與遺主人忼慨泣見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向曰言日南人開北戶向日以就明則以南為幽都亦如中国之見北也其四野則畛忍畷音綴無數膏腴兼倍向曰畛陌中也畷兩陌間道也言阡陌道路多不可數膏腴謂良沃地也兼倍言良沃之地而獲倍於餘都原隰殊品窊烏華隆異等都段反向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品類也窊下也隆高也言原隰高下等類殊異象耕鳥耘云此之自與音改穱音捉秀菰音孤穗詞翠於是乎在翰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穱麥也菰草名其子有美可食故云穗煑海為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銑曰南人種稻一歲再熟有蠶一歲八育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向曰徒觀者重示之辭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隧郊隧之內言深奧也為天下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音帝開國之所基址向曰言吳都之土地富有可以為霸王深根固柢開國之基址柢亦根也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銑曰結隅謂城角相對通門二八水道陸衢銑曰言都郭之內有門十六水道並通也

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良曰經營也言今所以經營都邑始於此者將傳於千年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向曰憲法也廓開也漫漫寬大皃言法天紫微星以營宮室開廣庭之寬大寒暑隔閡五蓋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翰曰言宮室深邃冬則寒氣隔而不入夏則熱氣閡而不來雲館二名言此館至高虹蜺之氣繞帶於傍也迴繞也所以跨跱焕炳萬里也翰曰跨跱特立也焕炳言其宮宇光曜深遠也

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濟曰姑蘇臺名建立也言臺高臨四望遠而孤立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濟曰濬深也吴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虚因為名焉長洲茂苑言因江海洲渚為之佩帶猶近也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䚕音吏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弭戰反翰曰䚕視也吴之東山多寶貝玉如府庫也海陵倉名紅粟謂儲久而色赤流衍溢目謂多而廣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翰曰武昌建業皆郡名闡開也闔閭夫差皆吴之王也言今復得開造采其所營宮殿之法度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時尹而捷獵向曰神龍殿名勾踐將伐吴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黄金狀如龍蛇以獻吴王吴王受之施於姑蘇臺捷獵列次皃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音偉曄于輒反向曰臨海赤烏二殿名崔嵬高大皃韡曄光盛皃東西

膠葛南北峥嶸銑曰膠葛廣遠皃峥嶸峻嶮皃房櫳對榥音晃連閣相經濟曰房櫳室之疎也榥窻也言房皆對窻開道連而相經過也閶闔譎音許詭異出奇名翰曰言門戶譎詭而奇異左稱彎崎音依右號臨硎苦耕反翰曰彎崎臨硎皆險峻皃雕欒鏤楶音節青瑣丹楹濟曰欒栱也楶斗也皆雕鏤其上青瑣門窻欒爲瑣文染以青色楹柱也塗以赤色故曰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翰曰言於殿內畫作雲氣彩圖神仙靈奇之物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翰曰言雖居此壯麗蓋未足爲安謂更欲奢侈也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銑曰上言未足少寧今復思比屋於傾宮以瑤爲臺以瓊爲室高闈有閌音抗洞門方軌向曰闈宮中之門閌限也洞迴也方軌並車也言通門可以並車而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濟曰馳道天子行出之道砥平也樹以青槐亘以淥水良曰亘橫也言淥水橫流浹其道玄蔭耽耽音耽清流亹亹音尾向曰耽耽青槐蔭深之狀亹亹淥水徐進之勢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向曰寺司也言宮司羅列曆七里夾棟謂屋多而相夾陽啓河南之道屯營櫛比必頻解署棊布翰曰櫛梳也屯營軍衛相次如櫛齒相比廨謂公廨宅署如棊之分布也橫塘查責加下邑屋隆夸口固反銑曰橫塘查下閭巷名隆盛也夸奢也言此中之人競作奢盛長

千延屬飛甍音萌舛互向曰長千地名延屬言邑室相連也飛甍舛互言棟宇相交互其居則有

高門鼎貴魁岸豪桀銑曰鼎貴鼎食者魁岸長皃虞魏之昆顧陸之裔

銑曰皆吳之貴姓也昆後也裔胄裔也岐嶷繼䠷老成奕世銑曰岐嶷少而賢者能繼昆者之德老成者亦少而

有長老之道衣冠赫奕不絶於代躍馬疊迹朱輪累轍翰曰躍馬良馬疾行也朱輪以朱飾車也疊迹累轍言其

衆多也陳兵而歸蘭錡魚几內設銑曰言躍馬朱輪之人皆出入陳兵也蘭錡兵戈之杖而設之於內冠蓋

雲蔭閭閻闐噎向曰言冠蓋如雲之陰而閭巷為其闐噎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

音眇之客翰曰以義示人人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靡美也輕訬之客謂輕捷之人言其鄰近之處相次有之締交翩

翩儐卑從自用奕奕向曰締細也翩翩往來皃言具結交而往來儐者所以道引於前從者侍從於後奕奕盛皃出

躡珠履動以千百濟曰躡開也以珠飾其履履者動以千百言多也里讌巷歌飛觴舉白良曰

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有犯令者舉而罰之翹關扛音江鼎拚射壺博翰曰翹扛皆舉也開門關也鼎大鼎也手

拚曰拚盡投壺也博二弈也鄱音婆陽暴謔中酒而作向曰鄱陽郡人性多暴急酒半酣之時好為暴惡之戲中

酒為半酣也於是樂只衎苦干而歡飲無匱向曰只辭也衎樂也飽而飲酒曰飫匱之也都輦

般布四奧來暨翰曰都輦天子所居之處般盛奧遠暨至也言帝都般盛而四遠之人皆來至也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四翰曰方舟並舟也結駟連騎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向曰唱棹鼓棹行而歌也轉轂謂言方舟結駟唱棹轉轂自早日而至於莫昏故云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翰曰闤闠市門也言早朝開市普納雜貨如川之流盈溢於市廛也廛市中空地混同品物於此也并都鄙而為一者言都中及通鄙之人皆通貨物而來并在此一所士女佇眙勑吏工賈音古駢坒蒲必反銑曰佇眙立視皃駢坒闐駢相次皃坒次也紵衣絺服雜沓傱先勇萃良曰傱上萃集也雜遝多亂之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舡舉颿音帆而過肆向曰輿車也按轡緩行皃隧市中道也言水流通市故樓舡過於肆也舉颿者挂幕用風力也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苦何珹音成翰曰果檳榔也布絺紵也輻湊來者常也流離珂珹皆寶名自遠至也䌛音有捷賄紛紜云器用万端濟曰䌛賄財貨名紛紜多皃金鎰磊力砢可珠琲補對闌干翰曰金二十四兩曰一鎰貫珠曰琲磊砢闌干皆言多也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濟曰韜藏也桃笙竹簟與象牙簟皆藏於竹筒而致貢也蕉葛升越弱於羅紈銑曰蕉葛升越皆布類弱於羅紈言細薄儸所立譶徐立澩胡巧漻力巧交貿木候相競音竟諠喧譁

音花喤呼擴呷呼甲用芬葩蔭映向曰囂言語言語不止皃衆侈錯亂皃交為貿易相與競則也諠譁喤呷皆声也芬葩蔭映人衆多而相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霢音麥霂音沐而中逵泥濘奴定反向曰此謂人衆之甚也言各動袖求風而得塵起晝日昏暗汗流於地而道路有泥濘霢霂小雨言汗似之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銑曰富中之甿謂肥沃田中所居人也言其貨殖之所選擇者唯乘賤而收之及貴而乃出乃得財物多至於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翰曰言富家吞射并兼他人之疆巷盡為已有珠服以珠為飾玉饌言珍美而比於玉趫音喬材悍音汗壯此焉比廬向曰言壯勇之人此中比屋皆是捷若慶忌勇若專諸銑曰慶忌吳王僚子也吳王將殺之逐之不及射之不中其捷如此專諸亦吳之勇士危冠而出竦劍而趨翰曰危冠高冠也竦劍謂帶劍竦立而趨扈帶鮫函拔投屬鏤力駒反良曰扈者從君王行也鮫函者以鮫皮飾刀拔投屬鏤劍名也皆帶以從君行藏鍦音施於人去戢音伐自閭向曰吳謂矛為鍦戢楯也言其兵仗不須出自武庫人皆有之如藏之於人又游去之時戢楯之器亦自閭里取之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向曰鶴膝犀渠皆楯名軍容則矛戟之類儲積也兼儲蓄積也吳鉤越棘純鈞湛盧良曰吳鉤劍類越棘戟也純鈞

湛盧二劒名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濟曰石頭城中置府庫軍儲故云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胡言其多遂至掩蔽於水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音突膚濟曰露秋也霜冬也除去也言秋往冬來日月將去草木凋落而鳥獸膚體皆肥腯觀鷹隼司尹反誡征夫翰曰言此順時校獵乃勑整戎夫也坐組甲建祀姑翰曰組甲以黑索連甲也祀姑幡名坐猶積也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翰曰官官司帥將帥擁鐸執鐸以宣令鐸鈴也具區澤名烏上滸忽古狼𦞦吁光夫南西屠儋都含耳黑齒之酋自由金鄰象郡之渠向曰六者皆蠻夷名金鄰國名象郡郡名酋渠皆長也驫必由駥許律飍香幽矞音聿靸蘇合霅徒合驡捷良曰並馳走之皃先驅前途向曰言蠻夷酋渠之類為吳王先驅前道也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向曰俞騎引路人也指南車也上出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故曰司方轞轞音檻被練鏘鏘向曰轞轞車聲練甲也鏘鏘行列皃吳王乃巾玉輅軺翊焦驌音肅驦音霜向曰巾巾輅車也兩馬駕車曰軺軺輕車也驌驦良馬也旗魚須常重光良曰旗旌旗也魚須魚之鬚須以為旗竿常幡也畫日月為故曰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翰曰烏號弓名攝以手攬而彎之干將劒名羽毛揚蕤雄戟耀芒濟曰羽旌旌類揚動也

䅘羽毛好皃苴戟刃之端明皃有光曜也貝冑象弭織音織文鳥章翰曰冑兜鍪也飾之以貝寶貝弭弓弰
飾之以象牙織當作幟字之誤也言旗幟之上畫為鳥文六軍袀詢遵服四騏音其龍驤音襄翰曰天子六軍
袀謂上下同服騏馬也驤舉也謂四馬如龍之飛舉峭格周施罿音衝罻音尉普張向曰峭高也格張網之木也周
匝施之故曰周施罿罻網也普徧而張之罼罕瑣結罠美巾蹄連綱向曰罼罕皆網名如瑣結之連結也綱綱畔處縄
總連諸網也阹丘魚以九疑禦以沅音元湘銑曰阹闌也九疑山名言遮闌禽獸以取之禦禁也沅湘二水名言於水
畔為蕃落以禁禽獸輶音由軒蓼音了擾彀音搆騎煟于貴煌翰曰輶軒輕車也蓼擾亂皃彀張弓也言騎之
張弓而行也煟煌疾皃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臂駢脅狂趭子曜獷古猛
猤墋季鷹瞵音隣鶚視翰曰袒裼露肘膊也徒搏以手擊獸所殺之拔距投石皆壯士所為者部伍也言壯士之部伍者猨
臂善射駢肩刃壯也狂趭走也獷猤勇也瞵目精也言壯勇之士如鷹鶚之目以視人者也參七南譚翋力荅𦒉徒荅若離若
合者相與騰躍乎莽謨誘𦊨音浪之野向曰參譚翋𦒉相隨衆皃而離合不常莽𦊨廣大皃言相與騰躍於
廣大之野騰躍猶飛走也干鹵殳音殊鋋音蟬暘以良夷勃盧之旅長殺呼覲短兵直
髮馳騁銑曰干鹵楯也殳鋋戈類也暘夷甲名勃盧矛也殺亦矛也短兵刀劒也直髮馳騁疾而髮上直也儇許緣佻他弔

坌步寸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音郎乎昧莫之垧良曰儇兆坌並疾走皃枚以竹為之大如箸口銜之諠譁也聊浪放蕩也昧莫有林木暗瞑之處言相與放蕩逐獸至於此垧也鉦音征鼓疊山火烈熛必遙林飛焰浮煙載霞載陰翰曰疊疊鼓声振動也綴火於山猛烈熛於林木之間火焰隨風而飛煙氣蒲山而浮火氣特盛時裹如天有霞有陰拉魯荅擸力盍雷硠音郎崩巒弛直氏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濟曰巒岑小山也言士卒干鼓怒山乃崩阤亦崩也拉擸木摧傷之声雷硠山崩声也鳥獸遭逼迫鳥不暇擇木而棲獸不暇擇音而出言困甚㬥甝胡虎甘虪始虎育䫉同縣駒麋麖京居英驀音陌六駮追飛生彈鸞鶁射猱乃刀挺音廷白雉落黑鴆零翰曰㬥空手搏虎也甝虪騶也䫉絆也甝虪麋麖六駮飛生皆獸名鸞鶁鳥也猱挺獸也鴆亦鳥也皆彈射而致零落陵絕嶛音遼嶕慈焦聿越巉鋤咸嶮山咸跇丑例踰逾竹栢獑音慙猭丑緣杞柟而占封狶虛已䝟呼角神螭掩剛鏃祖祿潤霜刃染向曰嶛嶕高皃䖍盡也言上陵盡於高處聿疾也疾越於險峻之所跇踰踐轢也獑猭奔走也言踐轢於竹栢之間奔走於杞柟之下杞柟木名也封狶大豬也䝟豬声也神螭猛獸也剛鏃箭鏃也霜刃兵器之刃白如霜也言為獸之血所染潤於是弭節頓轡齊鑣彼苗駐蹕徘徊徜徉寓目幽蔚翰曰此言止行

也徘徊彷徉志不安也寓目於幽蔚未忻之處志猶不滿將重爲其游獵之事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角距爲刀鈹音披毛羣以齒角爲矛鋏古叶皆體著陟略而應卒倉忽所以挂扢古紇而爲創音瘡痏于美衝踤慈聿而斷筋骨莫不衂女六銳挫芒拉捭比買摧藏雖有石林之岝音嘖山崿音額請攘而羊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音此之向曰羽族鳥也毛羣獸也鈹亦刀也鋏亦劒也扢磨砉也衝踤謂抵觸也銳鋒捭擲也摧藏謂折挫也岝崿深險皃攘舉也靡倒也雄虺毒蛇抗舉跐踏也言雖距以皆見將帥士卒之抑揚則雖鳥獸觜角距如刀戟戈矛劒皆體著卒急挂磨砉而爲瘡痏抵觸而斷筋骨莫不衂挫芒鋒拉擲折挫之也雖石險林深之處舉臂則倒之雖毒蛇九頭將舉足而踏之顛覆巢居剖音口破窟宅仰攀鵕思俊鸃宜音俯蹴七六豺助皆獏音陌銑曰傾鳥巢破獸穴鵕鸃鳥也豺獏獸也𠞰音去劫剞音几能羆之室剽匹妙掠虎豹之落翰曰𠞰剞剽掠發擿復擊之也室落皆居也能羆虎豹獸也猩猩啼而就擒𩳐𩳐扶沸笑而被格向曰猩猩獸性好酒酒醉則不能去乃啼則爲人所擒也𩳐𩳐之獸食人見人則執手而笑乃食之人因以筒致臂而與之則執筒而笑笑大則脣上掩其目人則抽臂以鑿綴其脣於額而殺之格殺也屠巴蛇出象骼翰曰屠殺也骼骨也巴蛇大蛇也能食象故殺

之出其骨也斬鵬翼掩廣澤翰曰鵬大鵬鳥其翼垂天今斬之故掩蔽廣澤也輕禽狡獸

周章夷猶良曰狡勇也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狼跋步葛乎紘音宏中忘其所以睒

失睗音冊耳適失其所以去就濟曰狼跋狼狽也紘網也睒睗疾視皃獸皆狼狽於網中忘其所視失其去就恐懼之甚

也魂虎直氏氣懾之葉而自踢音伏蒲唐跌此者應弦而飲羽向曰魂虎蹏鳥也踢跌顛蹶者

則射之應弓弦而沒羽也飲則沒也形儧方閑景儡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向曰儧作也景

影也言其形影而作儡累積而增多錯雜繆亂以相襲傾藪薄倒岬甲音岫由巖穴無豜音從豵牽豵

音宗翳薈無麚須音鷚力幼反須翏閒銑曰澤無水曰藪草木俱生曰薄兩山間曰岬山有穴曰岫言此中禽獸索然以空也

豜豵並獸子麚鹿子鷚雉子翳薈幽山之處雖鷚小之物亦窮盡也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

翰曰假借也豐隆雷師也假借行路於雷師霄近天之薄雲冬獵曰狩言在地畋獵猶未以為足乃將借道於雷師披此重雲而上獵故曰高狩

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音秀向曰烏日中烏兔月中兔言將籠網取之使窮盡天地之間飛

走之物也嶰音解澗闃苦鶪岡岵古音山户童罾音曾罘音浮滿效獲衆音終翰曰嶰山澗闃空也

岡岵皆山也山無草木曰童罾罘皆羅網也言山澗禽獸以空岡岵草木以盡所施羅網之中禽獸皆滿功獲衆多也迴靶音巴革覇乎

波一作流

行睨魚詣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故本萬艘蘇刀而既同翰曰
軏馬轡也睨視也言游獵窮於天地之間將迴轡乎行視之處乃觀魚乎
三江之中備舟航於彭蠡之澤舟航也艘航之總名也言多混雜而同波
弘舸尚我連舳音逐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
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餘皇於往初銑曰舸大舡舳
舡兩邊挾木也巨檻亦大舡名艫舡尾言大舡連接也飛雲舡上樓名甚
高者蓋海者言多也皆彫飾本者麗其制度非常之模軌也疊重峙峻也髣
髴彷彿似也方壺蓬萊山有神仙宮闕者言舡上華樓重疊如島岩之峻峙象
似方壺之宮闕鷁首餘皇皆舡之極麗者有裕多也邁過也言此舟屋樓
閣之盛皆過於往昔也張組幃搆流蘇開軒千晃幌鏡水區向曰組綵色也流蘇五色羽飾雉而垂之軒門
也幌帳也言於舟航樓觀之中設此具而居之鏡照也區中也謂此靡麗之色皆照見於水中槁音高工楫子叶師選自閩
禺音愚向曰槁所以刺舟而行也楫櫂也工謂所善師謂所長皆使其駕馭行舟者閩国與禺国人皆善用舟楫故選擇而用之習御
長風狎翫靈胥向曰習御謂使用之也靈胥子胥之神人將濟江海者必將祀之以祈安言習舟楫人之便用風波近弄子胥
之神恃其所善乃皆無懼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銑曰責求也言風水勢急求千里之程在
於寸陰之間先於所期須臾而至櫂音棹謳唱簫籟鳴洪波響渚禽驚向曰謳歌也籟簫類

言諸禽聞棹歌簫管洪流之聲聳是以驚也弋磻音波放稽鷦䳟音明虞機發留䴔鶄翰曰弋取鳥之名磻箭名稽留也虞主獵者機弩牙也鷦䳟䴔鶄鳥名鉤餌縱横綱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銑曰鉤餌鉤上置其食者縱横言多也緒所以綴綱也接謂相接也詹公任父古之善取魚者筌䱓音豆鱛音贈灑所買鱨音嘗鯊音沙罩陟教兩魪音介䍡側稍鰝鰕音遐向曰筌取魚器也灑鉤也罩籠也䍡巢盛魚盖也䱓鱛鯊並魚名鰝鰕大魚名也乘鱟胡豆黿鼉同罛音孤共羅濟曰乘鱟魚似蟹罛網也言與黿鼉同其羅網也沈虎潛鹿⿱馬虫音縶襱音籠俈音隕束徽音暉鯨背中於羣犗古邁欃槍暴出而相屬翰曰沈虎潛鹿並魚頭虎鹿之身⿱馬虫襱俈束言俱陷羅網之中徽鯨魚之至大者莊子云以大鉤十二犗牛為餌言徽鯨吞此鉤為人所得欃槍妖星也暴疾也鯨魚死其目精疾出而為此星以相連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音附於井谷向曰鮒小魚也谷水也井水之中其魚小也臨大河而釣鯉者見射小魚於井谷必小之今我於江海之中得此大魚比於臨河而釣鯉者我又輕之無異釣鯉者觀於射鮒之微也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民巾反向曰結謂兩舟並繫齊解而進今以為競渡者迎逆也振猶舉也緡綱也逆潮水而上行舉張緡綱也言競渡既畢復舉緡而取魚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銑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如拳入王舟中王怪之

吳都賦

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蘋實割而食之甘如蜜今乘江流復思此物而復見也夔䖃夔山精也言訪之於鮫人精衛銜石而

遇繳音酌文鰩音遥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翰曰繳射也精衛鳥名也生此山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因此遇射也綸小網也文鰩魚名有翼生西海游東海遂觸網北山西海乃亡失此物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螭與對良曰題額也螭龍也言夷人雕額鏤身爲文與虬龍之色相似故云比飾又可與虬龍偶對簡其華質則𧰎音忌費貴

錦繢音會料音遼其虓虎交勇則鵰悍狼戾濟曰言上雕題鏤身人也𧰎費猶依俙也繢綵也言其依俙如錦綵虓猶猛也言其猛勇也悍怒目也言如鵰鶚之怒目狼豺之惡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良曰昧猶冒也言文身之徒能冒潛險之處搜求瓌奇寶貨之物摸蝳音代蝐音昧捫音門觜子規蠵音惟銑曰摸捫以手循取蝳蝐似龜類有文觜蠵大龜可爲器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向曰剖開破之也巨大也回淵深淵也言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珠光色洗濯於漣漪漣漪細波文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銑曰畢至也訖竟也索求也臻至也言盡天下至異之物竟无求之不至者矣言皆得之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去貧向曰搜索瓌奇殊異之物而谿壑川瀆爲之罄盡窮貧也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